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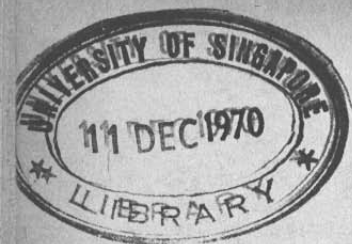
213

# 蕉風



5201  
3600

5201  
3600



編輯人  姚 拓  
 牧 矜 奴  
 李 蒼  
 白 姪

213 期

蕉風月刊 一九七〇年九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SEPTEMBER 1970.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4714

定價五角

# 蕉風月刊 二一三期 目錄

小說創作

封面設計 〇 邁 克

瑩瑩 〇4 春 桂

中斷的回歸線 10 謝 清

日正當空 15 邁 克

黑 18 小 黑

街燈 22 陳 君

溢流 28 文 愷

雜文

校慶前後 31 黃潤岳

小說翻譯

追求者 37 溫祥英譯

童年的悲哀 40 劉縷英譯



詩創作

綏然 47 賴敬文

七間亭子及其他 50 秋紅

息羽 54 左手人

髮的聯想 56 溫任平

橋上橋下 58 藜 藜

散文

舟子歸渡 60 賴瑞和

走在風中 61 雅蒙

作家通訊

給蕉風的編者和讀者 63 完顏藉

長篇名著選擇

尼金斯基日記死亡 67 陳瑞獻  
郝小菲譯

風訊 93 編輯室



# 瑩瑩

春桂

「謹訂陽曆六月五日星期五爲我們同學聚餐，恭候光臨。」

她看完××敬約的請帖，披上了外套，再仔細看看地址，出去了。

還是那幾個人，還是那幾句老話，因此她也保留過去的沉默、冷淡。怎能不冷淡？儼死了一樣，四面蓋着棺材板，裏面真空，伸手不見五指。唉，怎麼昨天的日子跟今天一樣？今年的日子跟去年一樣？去年是他們，今年也是他們，臉上不增加一條皺紋，時間沒有帶來進步。

「爲什麼不挾菜？」一雙筷子伸過來。

「謝謝。」

「爲什麼儘咬牙籤？壞習慣。」

「呵，忘了，」她把牙籤用力一扔，把悶氣也扔了出去。

「還不許我到你家？怎麼這樣固執？」

「我愛清靜。」

「清靜？你家有什麼人？」

「除母親外，滿屋都是男人女人。」

「呵，一定是大家庭了。那不是更有趣嗎？」

她瞪他一眼，忽然看見他剃過鬍子的下巴，下巴越來越大，黑色的毛孔怒放著。粗壯的手臂，粗重的呼吸咄咄迫人。

「怎麼啦，想家了？唉，真是小孩子，你的冰淇淋來了。」

「噓——」她鬆了一口氣，揉揉眼睛，低頭吃冰淇淋。

「喂，怎麼搞的？噓寒問暖的，連一分鐘都不理我們嗎？」

「那裏，那裏，我們才談幾句罷了。」

「喂，別忘記你今天是主人呵，怎麼厚此薄彼呀？嘻嘻！」

「不敢，不敢。各位同學見帖就來，我真不知道如何感激！對不起，大家趁此機會多談談罷，你們不喝酒，真是難得，還像學生一樣，純潔可愛。」向侍役招招手，輕聲的說：「橙汁。」

「豈有此理，你說我們像學生，你自己有多大？」撒嬌的口吻，音調是女高音，圓潤悠揚，起伏於沙雜不齊的笑聲之中。

她看看錶：九點半，還早。一團熱熱的血肉在移動，忽左忽右，領帶尾偶而掃到她的頭髮。她無可奈何，有點厭惡，但又不敢遽然告辭。

假如換成他，他就不會這樣粗粗暴暴，熱騰騰的。她不會忘記，他臨走前的眼淚，是咬着牙根，很怨恨地望望她，掉開頭拼命地流的；她覺得有趣，來不及向他笑，他已大步地趕飛機去了。

唉！爲什麼這樣傻，他的眼淚爲自悔自憐而流，不過，有什麼要緊呢？只要他哭，即使是流水無情，她也會愛上他。

她彷彿回到七年前，紅紅的咀脣，是她最愛看的，還有是動不動就發抖的手，有時候她高興起來，竟毫不拘來地拉着這雙手，興奮地大聲對他說：「你真可愛。」

每次，他總是立刻停止了抖顫，很嚴肅地掙開了，遠遠地靠在樹幹上，溫和地無言地望着她，一分鐘，兩分鐘，一直等到她憤然頓足而去時，他才平靜地離開。

從此一兩星期再也看不到他的踪影，原來他是關在房裏讀書的。

一天，她與另一個表兄弟下棋，竟然互捧大笑，恰巧他從房口經過，一時竟然像爆仗，轟轟烈烈，一連串地把兩人訓斥了一頓，接着是哥哥從學校回來，一句話也不說就要看她的作業，問她讀了什麼書，沉沉痛痛地說了一番大道理，使她急得大哭，最後，她當然知道是誰搗的鬼，從此看見他就掉頭跑開。

放年假，她滿懷熱情地填寫申請職業表格，同學們的信一封封的來來去去，他從學校裏回來，找一本參考書，哥哥要他來問她。他來了，客客氣氣的，像個生客似的，開口一個請字，閉口一個請字，她

沒法只好倒茶敬客，端椅請坐，他也拘拘謹謹地坐下喝茶，像演戲似的，弄得她納悶。

她在書架上找不到那本書，想故技重施，一頓足就把責任推了。

怎知道這傢伙好像早有準備似的，端坐着，她只好真正地緊張找起來，會考剛完畢，撈什子書堆得像垃圾，再加上許多同學的信來不及回，都堆在那裏，所以她把信一封封地扔到他脚下，把所有的書本散放在地上，意思是請他幫忙，可是他却矜持地、客氣地旁觀，十足像個貴賓。

滿頭大汗，終於找到了。他兩手接過書本，點頭欠身，連聲道謝地走了。

幸好表兄弟來看她，幫了她許多忙，還替她寄表格，貼郵票，抄副本，可謂無微不至。

不久，她真的開始了獨立謀生的經驗，由於工作方便，她搬到宿舍去住，啃骨頭的名字，開夜車，背句子，忙到失落了自己。

幾個月後，她回家去，媽預備了許多可口的點心，她正想伸手去抓。

「噓，不許動，要招待客人的，不怕人笑話？一離開家就學會偷吃，看我不告訴爸爸。」

「爸不介意的，上次我偷抓他的酸梅，他還請我喝酸梅茶，叫我多多喝。」

「太太，後面廚房裏還有呢！就讓小姐吃罷。」

不等阿嬌說完，她已溜進廚房大大方方地邊吃邊讚起來，媽作勢要打她，裝着生氣的樣子。

「沒家教的畜生，都是給你爸爸寵壞的。」

忽然門外一陣喧嚷，大嫂喇叭似的大聲向廚房說話。「快，表少爺的朋友來了。」

表少爺？這傢伙有什麼了不起的朋友，這麼勞師動衆地，做這麼多點心，忍不住將頭向窗口一伸。

天，原來是她的同學，一個出名的女泰山，專門獵青年未婚的男教師的。

在課室裏，裝作謙虛好學的笑臉，下課立刻尾隨教師單獨向教師請教，從老遠的地方，就可以看出她的手勢姿態，害羞的時候抓抓長頭髮，把上半身扭來扭去，當對老師仰之彌高而亦步亦趨時，是頓着腳、挺着腰、蛇一樣的跟去游去、扭去、旋去、捲去的。

她這一看不得了，非對母親進忠言不可，否則家園興衰，匹婦有責，把媽拉到一邊，一五一十的夾敘夾議，說盡了女泰山的春秋大事。

媽的臉由白而紅，由紅而青，最後一言不發直上臥房，下一道命令，傳表少爺上樓，她想躲開，母親伸手一拉。



「別怕，我要你與他對質。」

「是。」母親真的動氣，她也老鼠般的「是是」連聲。

表少爺上來了，先冷冷地瞥她一眼，然後恭恭敬敬地說：

「姨媽叫我，有什麼事嗎？」

「嗯！唉，家賢，你的朋友長得真好，是誰家的小姐？」媽的擅長拷問，使她暗暗吃驚。

「她姓林，跟表妹一起唸書的。」

「呵？那麼一定是個好女子了，她，今年幾歲，家住那裏，有些什麼人，交些什麼朋友，平常喜歡些什麼事，你都知道嗎？」

「這……這……不瞞姨媽，我認識她不久，這些事，我從未向她追問過，表妹比我還清楚。」

「嗯，這就是了，家賢，你既不知道她的來歷，又怎能跟她作這樣親密的朋友呢？普通朋友是她找上門來的，只可口頭交往，除非是有品格有好榜樣的同學朋友，才可介紹到家裏來。你媽不在，把你交給我，我視你如自己的兒子，我對柏和和栢青都這麼說，對你也這麼說，男孩子在外面，除了力爭上游，誠實嚴肅之外，在家要懂規矩，識上識下，給弟妹們作個好樣子；交朋友不小心，也會被朋友所累，正人君子，給不正當的女人弄得身敗名裂的例子有的是。自古惡人怕惡人，你從小勤奮老實，可以應付光明磊落的事，却最易上小人的當，這個女孩子，你與她交往，學問人品，能相稱嗎？你自己想想，你表妹年紀小，思想幼稚，而她與你表妹年紀學識不相上下，恐怕家教不如我家嚴，沒有你表妹的單純，又怎能把她當妹妹似的到處招搖呢？」

表少爺聽得耳紅臉赤，她樂得在後面作鬼臉，看不起他的樣子。

「……………」

「好了，你別老是不說一句話，剛才不是你表妹對我說了她的許多不好行爲，我是爲了提醒你才向你說的。你們年輕人我明白，有什麼儘管坦白的說給我聽，你表妹還小，說話總會過份一點。如林小姐是個好孩子，你就好好的待她，如不好，就斷了來往，免得她三番兩次的糾纏，引起不必要的誤會與麻煩，尤其不能帶她回來，你表弟年紀輕不懂事，在這方面太早熟，恐怕不肯用心讀書，誤了前途。你表妹更不應與她接觸，免得受她影響，你要是沒有什麼話說，我與你下去，把事情弄個清楚，小瑩，你先下去，請林小姐喝茶。」

「是。」她也不得溜出去，不看女泰山，到廚房，阿嬪問她。

「小姐，又要出去？」

「嗯，待把這賤貨趕走，沖了地板才回來。」她故意大聲的說，從後門頭不同的跑了。

兩個月後，她在宿舍吹頭髮，忽然女工來報有男仕候見，她一聽以為哥哥來看她，高興得顧不了梳頭，一衝直到客室。

娘，竟是他。

她本來對他有點敬意，經女泰山事後，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裏，所以掃興之餘，抓他出氣。

「嗨，你的舊情人呢？」

他的臉刷然蒼白了，兩隻手又發起抖來，從沙發上站起來，依着客廳的門，睜大了眼，遠遠地望過來，眼淚一串串的奔下。她想笑，他却掉頭跑了。

那樣子，她永不會忘記，那樣子使她重新對他興起了敬意。

「哈囉，想什麼？可以告訴我們嗎？」一個快活而鹵莽的男中音喊過來。

她皺眉頭，恰好頸邊遞過來熱手巾，終於是散席的時候了。大家揮手道別時，有人對她說：

「對不起，××今天是主人，不能陪你，你不好生他的氣呵。」

她如夢初醒，茫茫然一時不能瞭解說話的意義。

等她清醒過來時，只剩下她與××在馬路上漫步。

「你說什麼？」她突然問她。

「沒有。」××皺着深深的眉，似乎很掃興，兩人默默走了很久，最後××開口了。

「讓我送你回去罷。」

「不要，」她不經考慮就立刻大聲回答。

「不要你一個人怎麼回，現在幾點你知道嗎？」

「我搭車回。」

「搭車有坐我的車安全？」

××顯然已經很生氣，講話不自禁提高了聲音，她更清醒了，見她不答，他越爆炸起來。

「瑩瑩，我老實告訴你，你放心，我並不太希罕我去討來求來的東西。但是你是我的同學，站在同

學立場上，我有責任保護你安全到家，難道你把我看得那樣賤嗎？簡直就是幼稚。」

「何必呢？早知道不來，少吵一次咀。」她看情形不對，只好撒賴了事。

「對不起，是我太暴躁了，不過，你也太不講理，你說是嗎？」

××氣似乎消了。

她鬆了一口氣，墜入她自己的心思。



# 中斷的回歸線

謝清

欲回首，  
岸已無涯。

聽完了法官的判詞，他俯着頭；許久都沒有動作。直至獄卒來牽他離去，他才木木然的拖走了自己。法官說：被告罪名成立，應服刑一日並再驅逐出境。有人說，歷史不會重演，而他却嘗着自己的歷史重演的苦果。十年之前，他亦站在這裡，以一顆沉痛的心接受這項絕情的判詞，十年後的今日，他重新站在這裡，以一顆五十五歲的心，接下另一場生死未卜的流亡。

回到拘留室，他開始守待天明。獄卒告訴他明日將被遣出境。他跌坐在板床上，痴凝着房頂。往事成行的列隊而過。像擊岸的浪潮，一個緊接一個，衝擊着他的心房。一艘超齡的舊船。他想着，遂感到全身的倦怠。他風濕的變膝又麻又痛。他曲膝，用手輕捶着。捶着，捶着，捶碎一顆自眼角爬下的晶淚。家！家！他心裡狂喊。他閉上雙目，枕一頭花白的髮，曲着膝仰躺在板床上。他想到五名早已長大的子女如何以他從未想到的殷勤來服待他，想到瀾別了十多年的老妻，依然以昔時的柔順來勸解他，還有那些繞膝喊抱的孫兒……他想着，想着，淚痕爬滿了全臉。

記得年輕時他曾在街旁給一個算命先生看相。那個算命先生一看他，就直搖着頭說：先生，只有你不生氣，我才敢講實話。他連忙點着頭。算命先生說：你鼻旁兩道苦痕，直勾嘴角，恐怕你將來一生辛辛苦苦都爲了那張嘴。先生，你可要在將來多多小心。他聽了，當時只置諸一笑。不料如今，算命先生的話却成了讖語。

明日，明日是個什麼日子？他努力的想着。腦裏却空白的似素紙。他感覺自己是匹馬。一匹老弱的馬。過着一生的鞭笞生活，爲了口糧，他被奴役，被鞭笞到皮破血流，被迫在曝日下呈着裸背，迫着自己施出越來越不濟事的手力；他俯着頭走着生命的旅程。一匹沉默的老馬。

想到法官在下判的那種公正的態度，心頭翻起了一絲笑意。他忽然感到那人也不過是一匹馬，一匹被一本巨冊所奴役的馬。那人只跟着巨冊上的文字。那人的口糧出自巨冊。那人或許有考慮到他的處境，那人或許也有子女知道什麼是天倫之樂；但巨冊上沒有寬恕他的文字。因此，他便有罪。想到此處，他十分同情那人。原諒那人絕情的判他有罪。（耶穌說，原諒你的敵人，如同原諒你自己。阿門）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我活着的目的又是什麼？他認真的思索。人說浪子回頭金不換，而我的回頭，却是什麼？他憤然的一拳擊向牆壁。一陣戳心的痛。（法官說：被告罪名成立，處監一日並再度驅逐出境。）

敘倫，明日就沒米了。妻如是說。他看她面上的菜色，心頭一陣絞痛。

今日走了一日，到處都說沒請散工。他苦着臉說。唉，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去當的？妻使勁的搖着頭。孩子們呢？阿三阿四和阿五都睡着，老大和老二到外面去了。五個孩子的形象立刻湧上心頭。他們本來應該上學，應該有溫飽的三餐。妳先坐坐休息一會吧，我進裏面小解，再出去找個朋友商量商量，或許他會幫幫忙。他臉不改容的說。

進了廚房，他取了一把生鏽的果刀，藏在懷裏，別了妻，就走上了生命旅途的一條歧路。那夜，他將錢交給了妻。妻還口不絕語的讚他的朋友竟肯雪中送炭。他想到握刀的一刻，他盡量俯首，嘴裡只支吾着。那夜，是一個很長的夜，他終夜和良知苦戰。事實與人性，現實與良知，他輾轉，落淚，長嘆。最後，良知獲勝，他發誓明日洗手不幹。

那夜，離開家門，他在一條幽暗的街道守待。一顆心高速的跳躍着。他望着好多個夜歸的行人匆匆而過。而他，木然的站在幽暗的角落：讓罪惡與道德在他內心交戰。夜色漸濃，他回家，想那五名稚子，想那苦熬的妻。啊啊，罪惡呵。身爲人父，無能爲力去哺養子女。身爲人夫，無能給妻三餐溫飽。他臉上的肌肉越趨越緊。一個女人自街口轉來，他咬緊牙關，往懷裡掏出果刀。像夏娃與禁果，他成功的攀上了罪惡。第一宗，二十元。那夜。

次日，他依然四處尋求太陽下的工作。然而四周猶有重重鐵壁，拒人於千里。他像一個異類，被拒於芸芸衆生的營外。苦行至日落，他再度拖着一顆倦疲的心靈，踏入那個空無一物的家。六對饑飢的眼。停滯在他乾渴的唇上，希望有一個甘露似的消息由此洩出。但他無奈，又一次空展那無物的褲袋。全家都寂然。他不知要說什麼才好。兒女，妻子，空空的米甕。帶着一個餓響的肚子，他步入廚房，不知不覺又望見那把果刀。

不久，夜就和果刀並聯。他的生活逐步被擠壓，從白天進入夜晚。他的瞳孔愈張愈濶，而後，他就成了個嗜吃月光的人。自此，他的家就獲得溫飽。他，却把生命交給了魔鬼。

審判的一日終於來臨。他站立在犯人欄旁，聆聽着法官朗讀其罪名。他沒有任何異議，沒有誰比他自已知道的更清楚，當他第一次懷上果刀時，他已想到一些後果。他俯首認下所有的罪。妻在旁聽座上泣淚，子女們茫茫然看着父親手帶銬錄。被告行為惡劣，積案疊疊，今罪名成立，本院判決被吾不應再留足國土，應於驅逐出境。法官安祥的說。

十餘年的流亡生活，換來三四月天倫之樂。他閉目靜思。滿足了，應該滿足了。想到十餘年前自己爲了一家溫飽，挺而走險，以搶劫爲生，成爲社會上的穢物。十年後，雖在外地力奉善行，但却洗不去此地所遺下的舊有污點，人們還是要驅逐他，他亦無法挽回局勢。

躺在拘留室中的他，憤然轉一個身，繼續躺着。實在不明白爲什麼從前總有人提起浪子回首！十年的香港的奉公守法生活。使一個陌生的政府頒給他一張居民証。這是一個浪子回頭的鐵証。如今，人老力衰，只圖回返故園，敘天倫之樂。惟人家却依然憶起十年前那張醜惡的面目。他想到此，不禁長歎一聲。勾向嘴內的苦痕，深深的陷着。罪過，罪過，都是自己，自作自受。可是，可是又有誰能了解當時的情景？如果當日不搶，五個幼小的生命如何能有今日？那人公正的爲我罪惡的一面下判，而他有否洞察我罪惡的另一面？他乏力的思索着。如今看他們一一長大，心亦安了。

門外傳來一陣脚步声。門開了。獄卒領着長子勇安進來。兩隻眼瞬時扣上，兩股熱流洶湧的撞擊、洶澌、相擁。他望着眼前另一個年輕的他，眼角越來越濕。

爸。他的淚斷然而下。勇安不禁撲上緊抱着老父。明天我已經訂好了船票。他咬着牙根，點着頭。他們爲什麼還不原諒你？十年了。這是個鐵証！爸，他們太對不起你了。勇安憤憤的說。他深深的搖幌



着灰白的頭。唉，這是我自作自受。爸，你怎麼可以這樣說！我不管外面對你的看法如何，但你是個偉大的父親！他望長子勇安，苦笑。你不想看，當時你如何日夜奔波，但卻沒有人同情你，顧用你。那時你像隻困獸，四處都是欄柵。你的身後，還有五張嗷嗷待哺的黃口，社會却擯棄你，如擯棄一塊廢布。你的作惡，是社會造成的。社會却判你有罪。你爲了我們承下了這些刑罰已經是很不平的。如今，你以十年來證明你的善良，他們依然不分皂白的判決你。我怎麼能服氣？勇安，你冷靜點！這是個法治的社會。他們的判決是公正的。

法治的社會！勇安卑夷的說。它能給與我們甚麼保障。爸，就像你，這社會連一個自新的機會都不給你！勇安，我的罪要用一生來攤還。爸，你明日是一定要離開我們的。由於你的事，使我對全世界都失去了信心。我們都很肯定的知道你如果真的留下來，你是絕對不會再去犯甚麼法的，我相信好多人都有此感，可是……！爲甚麼有些人就死信着文字？他們爲甚麼不信天賦的良知？虛僞！虛僞！虛僞！勇安衝動狂喊。獄卒啓門觀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勇安一雙暴突的眼，正正的對着他。他下意識的退了一步。勇安，冷靜點。父親慈和的說。勇安兀然而坐，雙手蒙着臉。

爸，以後的日子要打算怎麼過？他無言以對。一雙眼茫然。如今我死也瞑目了，見你們一個個長大成人，又有工作。他釋然的說。只是，我對你娘放心不下，她年紀不小，同時一向來她吃的苦最多，我離去後，你們應好好照顧她才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爸，你放心好了。我們只是就心你而已。兒子幽幽的說。不必替我操心。我已是個行將就木的糟老頭；我只是覺得一路來我都对不起你娘及你們。我並不是個好父親，不能使你們溫飽，及後我還要拖累你們，要你娘一人負起二人的責任飼養你們。唉，我一生都會爲此而不安的。

略察，門開了，獄卒伸頭進來。Times up！他望着兒子健壯的背影。走近於門後。室外又再充滿寂靜。一座黃昏在室外的天地默默的自焚。

他搬了一張木椅到甲板上靜坐。船在幽黑的南中國海行駛。滿天的星，獨無月。海似一張寬闊的口，張着，口內有盈千的銀齒閃爍着。甲板上除了一兩個在船舷外吸悶煙的水手外就沒有其他的人。沒有人會跟他搭訕，他知道。他是一個被放逐的罪人。

他望着滿天星斗的夜，茫然。他不敢想像明日的命運。忽然他感到人是多麼的渺小，有如他，只能

躺在這艘船上，讓它載離他的家園，載往一個生死未卜的大陸，以一個犯人的身份入境。五十五歲。五十五歲不屬於苦役的年齡。五十五歲不屬於飄洋過海生離死別的命運。而事實却是那麼現實。他只有毫無反抗的上了船，扯斷了妻兒悲悽的離情，走向茫茫的海洋。從此，海的心臟又多一則動人的故事。

一顆流星自他眼角墜落，撲向張口的海洋。他心裡激起一陣漣漪。如今，我的人生目標又是甚麼？我有國，我的國却是我的禁地；我有家，我的家却離我越來越遠。流星在逝前總還替黑暗劃一道光。我呢？應替誰添上一道光呢？他看一看海。海向他張着無邊的黑口，他見口內的星光齒光，嚙嚙的怪笑着他。海是另一個禁果，他深深的咽下一口唾液。

船在南中國海向北直行，船後的海面，留下一道白熾的故事。一個浪子的故事。

邁克

# 日正當空

「阿羽！」

阿羽轉過頭來。阿羽戴了副黑眼鏡，黑得看不見眼睛那種（你不懂太陽亮得多糟）。「井森！」阿羽歡呼一聲，聲音大得嘩啦嘩啦。我僵僵的站着，心想我又不是聾子。

阿羽和我面對面的站着，左手摘下眼鏡（還有那麼一根冒着烟的香烟），右手往我肩膀大力一拍：「媽的，考到甲等就不認識老子了？這傢伙！」

我笑了一下。「你看報紙的？」

「不看報紙看什麼？」阿羽隨手把烟扔了，用腳把它踏熄。阿羽穿了一雙日本拖鞋，還有褲頭低到不了的又窄的褲子，還有很合身的紫色長袖恤衫。我懷念穿着校服的阿羽。

我倚着厚厚冷冷的柱，阿羽的右手搭了過來壓着我的肩膀，左手把眼鏡插入衣袋裏。「那天我還以為你下午會來請客，誰知媽的連鬼影都不見。今天捉到你了，要請呀！」

「可以，」我說。「什麼時候？」

「管他什麼時候！只要你肯出錢，我一定到。」阿羽還是那個阿羽，雖然環境及服裝及不知道什麼都有點不同。

「那麼現在吧，」我說，望了望冷清的戲院大堂。「你可以走得開嗎？」

「爲什麼不可以？」阿羽把壓着我的右手拿了下來，手掌擦了擦褲管（那不是一隻戒指？）「走吧！」

我走了兩步，忽然想了起來：「那些人呢？」

「看戲去了，票賣不完。」阿羽停了下來。「媽的，現在走不開了。下次才請好不，老兄？」

「好，」我說，反正太陽那麼烈，烈得倒胃（快十二點了呀！）「他們看十一點？」

「唔，」阿羽應了一聲，帶我到一個角落，那裏有矮矮的欄杆。我倚着欄杆，阿羽坐了上去，我只好也坐上去。要不，我跟他講話要抬起頭了。

「怎麼你不去看？」我問。

「連我也去了，票誰賣呀？」阿羽望着前方（是不是有點迷茫？）。「不過看一點的人不會很多，媽的熱得老子火滾了，那班契弟在裏面涼冷氣——Bastard！」

阿羽有點悲憤。（這些日子誰不悲憤？）有時覺得阿羽還是比我幸福一點，雖然他的問題也很多，但頂多罵兩句粗口打一個架就沒事了。有沒有人懂我？大家都說我幸福。我靜靜的，不說什麼。

「嗶井森！」阿羽喝了一聲，我醒了一醒。「什麼？」我問。

「想什麼？」阿羽顯然已經不火了。「看你那鳥樣，是不是追女的追得傻了？」

「那裏，」我說。忽然我問：「阿羽，你懷不懷念學校的生活？」

阿羽料不到我會這樣問，呆了呆。「我不是讀書的人才，」他看了看地上，又突然看着我。「讀書是很好的，有時看見別人拿着書上課——媽的！」阿羽又看着前方。「不說這些了，反正我一看見書本就頭痛。」

「我不想唸書了，」我告訴他。「但又不知做什麼好。」

「你發神經了！」阿羽竟然責備起我來。「那兒有人有書都不讀的？你別做鳥事，小心老子揍你！」

我有點感動阿羽教訓別人的方式。「你不知道，有時我想，讀了那麼多書——」



「等一下。」阿羽說。跳下了欄杆，他向兩個剛進來的大男孩走去。是的，阿羽會問他們看幾點，是的。阿羽會說塊四，那些人會說那兒要這麼貴，塊二可以了。阿羽會告訴他們是很後的座位，中間的。他們或者會買，或者不會。可憐的阿羽。

那兩個人給錢了，阿羽給他們戲票。我又想起阿羽測驗作弊的樣子，想起阿羽成績單上的紅字和那個留字，想起阿羽說媽的老子不噏了。這些，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阿羽走回過來，我悲哀着。

「塊三，」阿羽說，「塊四死也不肯買，媽的！」阿羽又坐了上來。「剛才說到那裏？」

「算了，」我說，「還是談別的吧。」我總不肯讓別人知道我多一點，我怕那種赤裸裸得沒有地方可躲的感覺。所以有時我真的羨慕阿羽。

「這麼大的日頭你去那兒？」阿羽問。

「隨便走走，經過這兒就順便進來看你。」我說。「我還要回去吃飯的。」

「哦，」阿羽應道（阿羽的午餐在那兒吃？）。阿羽忽然變得很靜。

「快十二點了吧？」我問。

「快十二點了，」阿羽答。（然後是下午，然後是黃昏，然後是黑夜。上午的太陽最好，中午的次之，雖然我抱怨它太強。漫長的下午要怎麼過？）

「我要走了，」我告訴阿羽。我跳下欄杆，拍拍屁股。

「要來看我呀！」阿羽坐着說。「別忘了你還欠我一次客！」

「會的。」我說，開始走我的路。

「井森！」阿羽忽然在後頭喊。我一轉身，看見坐在欄杆上的阿羽。爲什麼阿羽嚴肅？爲什麼阿羽不罵粗口了？（而且眼裏還有那麼些失落的光芒。）「書要好好唸呀！」阿羽說，很沉重的。

我點了頭，或者沒有，就默默的走了。路在前面。

# 黑 小黑

薰同

213期

1970

9

他在陰暗的角落抽火水。一下兩下。有一口兩口擰了出來，濺在手腕，也濺在地上。

他靜靜的抽着。

一樽快滿了，他停止原始的動作。氣燈在門檻邊。他旋開加油蓋，用一個壘膠漏斗導引火水進氣燈壺。空的肚子激起了清脆的迴响，多得多。貪婪的。倒得快了一些，空氣被封鎖住了，火水便溢出漏斗，再濕了他的左手。嘖。他輕輕的吐了一口自責。將漏斗略微擡高，火水像日子飛逝，消逝在無厭的多多聲裏。

我說過不要搬進來的。她的眼光看着他的動作。怨語是一條新抽的絲，從口中吐出來，長長的。

她在廳裏轉了幾圈。不愜意了，便頻頻抬頭看那管無采的霓虹燈。

他沒有說什麼。

他將打風泵拔出來，然後一下一下慢慢的抽。有秩序的。一、二、三、……的數着。他也覺單調的。只是沒有表現出來。

你會的。噢？她蹲下來他身邊。

電流突然中斷（突然中斷），她沒有意料過的（她沒有意料過的）。剎那間她得從現代的文明回去原始的黑暗。她怕。她怕。這是一個無形的是退也是進的浪潮，她有說不出的恐怖。她受不了。

拿火柴給我。好嗎？他略微把臉側向她。又低頭斷續打他的氣。

她站起來走向廚房探索探索探索。已經陰霾了。兩手是雙觸角，她在靠窗平坦的灶摸索。不小心，手肘撞上電鍋。砰碰，翻了。

電鍋電水壺電風扇電燈。都是列隊受檢閱的士兵，擠過她的腦壁。這時才想起懂事的十多年來所享受的現代文明。

她已不記得這些。

呀——

——啊。

不應該在廚房裏找火柴的。她不需要火柴的，這些日子。燒飯的時候，把米洗了放進鍋裏，就可以去廳裏聽立體的唱機旋自己心愛的歌。不必擔心飯燒焦。有時趕着泡茶給他，水在壺裏燒，她打了一個圈子，已經都多的冒氣。那裏像以前用柴燒，生個火已經要了五分鐘。屋頂，鍋與壺都燒得黑黑。既不方便又氣人。

這代子的人真幸福。

我去那裏找火柴呢？她旋來轉去，腦子也跟着打圈圈，很想找個靜止點。

噯——

他打好風，再檢查一下那座有好幾年沒用的氣燈。搬來郊外兩年，一切都逐漸由電代替，氣燈差不多給他遺棄。或者氣燈遺棄他。如果不是那個紗罩還在，如果不是家裏有燒屋外的垃圾用的火水，今夜準得在黑中渡過。他不怕黑。誰沒經過一段黑的日子。只是過慣了白晝的夜，突然間要接受一個無燈光晚上，他也真不太喜歡。也想像不起有多大的難受。

他蹲着，但不見她來。他立在門外。那片稻田。遠遠的遠遠處那片已經綠墨的山。夕陽殘死，仍不忘記把最後的餘喘灰白一小片的天空。籬外是一條馬路，通向北方。馬路過去，田的左邊那片郊林，葉子落了，都禿禿暮暮。遲暮的光禿和欲老的灰白交織纏綿良久。他轉回身。灰色的牆上，玻璃窗上霍然有瘦瘦長長的影子。朦朧龐龐。寂寞孤單。他錯愕。

他想起自己。

她找不到火柴。她想起阿侵。更不能找到火柴了。

（那個臂膊是堅韌，胸膛是鋼鐵，騎了拖泥機在稻田馳過的青年。原始的孔武。）

阿侵阿侵阿侵。

她不知道自己怎樣找到打火匣的。握着它在手裏，才想起來已經擁有它了。他的步子由慢加速。由速減慢。來回踱着。有一種摔不開的沖激在心中。他的拳頭緊握，但捏不死什麼的。

火機。她的脚尖踏着地，兩個旋身到了他身邊。

燕子。他很痛苦的說。手已經抬高了，但他又讓它垂下來。她看到了，但靜靜不表示什麼。

他注入槽子半槽火酒，把它點燃了。藍藍的火簇昇上來，輕輕的舐着紗罩。慢慢地紗罩也一閃一閃的有了亮光。

對着這燈火，他視而無睹。簇火的搖曳，就像往事在迴射，有時清晰，有時模糊。他全不想用心去分析它。

如果阿侵在就好了。

他無語。火簇已經沒有剛才那麼高昂。當它漸漸熄下，他即緩緩的旋開奶子。紗罩突然燒起來了，黑黑的烟沖上他的臉頰。她尖銳的嚶了一聲。他忙把奶子旋回去。自己也沒料得的。呵呵呵，他笑了。笑的滋味他都不知道。他又試了一次。這回紗罩的火雖然依舊熊熊，他已經不再那麼慌張。她亦不再輕嚶。但依然



撫搓胸口。

不要試了吧。讓阿侵等一會回來才上。她半帶央求。

那個現代原始青年的阿侵。

他把奶子旋扭。煤油化成牛毛蓬雨噴下來，着了火，便開起一陣黑烟。他把奶子關小了一點再放開。一陣黑烟，又一陣火。斷斷續續，已不再有黑烟了。紗罩發出亮光，呼呼的叫。但他把奶子關了。

爲什麼？她驚愕。

但他頹然。

黑，剎那間從遠從近逼進屋宇。是赳赳的侵略者。

# 街燈

陳君

哈哈，一種米養千種人，這個世界什麼人都有；真是活得不耐煩了，好好的堂堂男子漢，不做事做女人；我真奇怪他的臉要往那裏擺？唉！其實呢，這樣子只會給人笑死，更會遭受白眼；有天的理由與苦衷也沒有，會去同情他原諒他，所以，他一輩子只能永遠低着頭了。哼，這種人會有前途是，我看錯人。世界這麼大，什麼都不怕只怕餓死。媽的，只要變手還在，什麼事不可以做那裏就會把你餓死？也許他以為烏豆飯比較好吃吧？哈哈！要賺錢也得先洗洗眼睛，這樣朦朧朧地就想去投懷送抱，也得看人家的週圍嘛！人家有錢有勢有地位有妻有子，是一個衆所公認的規規矩矩的上流人，豈能容你，一個男扮女裝的人在街燈燦爛的大街上向他擁抱且動手摸腳，哈哈，懇求耶穌開懷的赦免吧，天主保佑你，神明也必暗中賜福與你，哈哈，沒有用的蛋，一踢就破，像什麼？是嗎安娜甜心？哈哈……

安娜用她的足可爆死人的且過于誇張的身材，酒。低低的過份做作的淺笑與媚眼與鶯語。非常廉價地拋售她的愛情。愛情無價。愛情也許只值一兩枚回音不大鏗鏘的銀角。也許銅板。或鏰幣。

在義賣會裏，大明星的枯乾的吻可以值上好幾萬塊。有人的諂媚，也有報紙上大篇幅的新聞。大明星以慈善為懷，假如那一位善良仁翁願意在某個義賣會裏捐多多的錢的話（當然多多益善），那麼她可以脫光衣服，以自己媚人的水上功夫游過一段屬於海的不短的距離。她的作為必會得到更多人的讚賞。也許有人當她是救命恩人。因此，她就會片約不斷。為藝術而犧牲已够偉大，為慈善事業而犧牲一切則堪比十字架上的耶穌。

安娜是不會游泳的。不過安娜會吻。但是她的吻不值錢，猶如她那廉價的愛情臉上的脂粉。她的吻，只能換回一陣長長的難耐的惡心。可是她不能皺眉頭。她得笑。而且還不能笑太多，因為笑也屬於皺紋的一個母親。安娜不是一個小女孩，安娜也不是一個男人，她真的是女人。所以他們也會在滿嘴粗言的情況下找她，反正她會盡量抖動自己的身子，且抖得很婀娜，更會把愛情盈盈地注入他們乾燥的喉嚨裏。安娜並不介意他們永遠也沒機會穿禮服或帶她有冷氣的酒樓；她真的不介意這些。因為，當她偶而看到自己那枚戒指上的早已發黃了珍珠時，她已沒有勇氣再苛求什麼。

安娜，妳又換了一個新的假髮？值多少錢呀？告訴我，那一個小白臉買給妳的？叫他先來拜見爺爺。哈哈……其實安娜……

安娜妳聽我說，妳是一個十足十的女人，我們那一個不知道呢？嘻嘻安娜，妳又不是那個被捕的人妖妳又何必去全身上下假到光呢？怎麼？妳的本錢完了……

安娜不會介意任何語言。安娜也不會介意這座小小的活火山燃燒。因為每一粒火山的熔岩，都是她的施惠者。他們不介意她那枚逐漸發黃早已發黃的珍珠猶如她不介意他們的每一句話。

他問我：妳是第一次到這種地方來的吧？

我默默點頭，輕輕地向他笑。

我們慢慢地舞着，其實我根本就不會跳舞，在這之前我從來也沒跳過什麼舞；有是有，不過那是在學校時跳的什麼採茶撲蝶啦竹竿舞啦紅綢舞之類的。講給他聽他會明白嗎？他的鼻子那麼高眼眶深陷膚色也與我不一樣，奇怪我竟會跟他一起到這有冷氣有樂隊有鮮花有紳士有淑女的夜總會，還有表演呢！若是媽媽知道了會怎樣想？跟一個在這之前從未謀面的異

國青年到夜總會裏看脫衣舞孃極盡誘惑且妖形的每一個媚眼？

妳看，外面有一個噴泉，小天使，多美！

（是啊，綠色紅色的燈影與潺潺泉聲如詩如夢。恨只恨我們語言不很通，所以你不会明白我說什麼。）

妳也很美。

（別把我抱得這樣緊，我不能喘氣。你也行，一次兩次偷偷地吻我；我不介意的，因為你年輕你英俊，雖然今晚以後我們誰也不知道誰。）

舞伴換了一個。他又摟着另一位同來的女伴，像摟着她那樣，她坐在沙發上喝檸檬汁（只有檸檬可以保護皮膚且美化曲線），看着。他還教她跳，很親熱。她把頭轉過去，却看到一個大肚脯，大肚脯向她邀舞。大肚脯也是一齊來的。大肚脯的皮膚與她一樣。舞着的時候，他那雙臭豬般的睜不開的死眼老是謎向她的胸部；她很不舒服。大肚脯剛才也是坐在大沙發上看他和她跳舞的；也許大肚脯也想學他那樣摟緊她最好揉細一點她的腰肢。可是她頂怕頂怕碰到他的身體尤其是他的肚脯。

那支舞完了以後大肚脯還依依不捨地邀她再舞。她頭也不回地就走回座位。後來，她一直伴在他身邊。他以手環着她的肩，她把頭靠在他胸前，有一點安全感。她不拒絕他的每一個吻；假如現在他向她求愛，或許她會答應。可是他只帶她到外面去看那座小小的可愛的噴泉；然後他們共坐一張椅，很親密親密得猶如相戀已久的老情人。脫衣舞孃且歌且舞，他的手在她肩上輕輕地打拍子，他以輕輕地吻她的臉頰做為享受，她覺得很溫暖，燈光逐漸熄滅，脫衣舞孃把她的黑絨長裙擦到大腿上，且作狀撫摸自己的胸部。那些觀看的男人高呼。她才覺得無限嬌羞地把長裙徐徐落下；音樂轉急，她載歌載舞……這不是隔音室，聲音是一組高高的浪，足可掩蓋夜的黑暗。回到座位以後，她碰到大肚脯的奇特的眼光。

安娜，酒一杯吻一個，來快點。

安娜把頭轉過去，聲音的主人是一個大肚脯。此刻她已沒有以前那股厭惡，此刻她的臉上塗滿笑意。比脂粉還厚。

夜總會出來以後，他送她回家。然後他一直不會再找過她；在一段日子以後，她才忽然



醒覺他只是一個長得瀟灑的花花公子；因此她拿起一把剪刀剪去她的每一吋思念。她笑過自己也恨過自己。

人們都叫他的母親做安娜。他們的叫聲與笑聲裏總有幾分邪惡，他很討厭，他很討厭那批人。三更半夜與母親醉眼朦朧地相擁着回來。他實在很看不慣他們這種動作，在大街上，在街燈下，他們的嘴唇竟能相接那麼長久。而且，每一次那些男人來時，他總被母親命令去睡房外，一條薄薄的毛巾一個扁扁的枕頭硬硬的老鼠處處跑動的轉地板。他是很不甘願睡在這樣的地方。可是他很怕媽媽。人家都叫他做雜種做油瓶子。其實他並沒有固定的爸爸。有幾次當那些滿身也不很光鮮的與他年齡差不多的男孩這樣叫他時，他曾捏緊拳頭，可是舉到一半時他又放下來，他發覺自己的拳頭太小，每天倚在廚房的窗口，看到樓下那個中學生滿有姿態地在打那個沙包，他也抓緊自己的拳頭往空氣中打過去；可是每回都讓媽媽扭耳朵。人家常常笑他，還在他背後丟小石頭；他沒有哭，也沒有把這些事告訴媽媽；他知道媽媽絕不會理這些。媽媽根本不愛他。又沒有一個爸爸可以愛。沒有爸爸的孩子一定會受人輕視。也更自卑。他沒有朋友。他找不到朋友。長大後他希望自己是一條龍，一條精力充沛且象徵祥瑞的龍；再不，就像獅子或老虎那麼剛強，一張口可以令山林震動落葉遍地；可是並不，他不能這樣；他只是長得瘦瘦小小像一隻小老鼠猶如那代表他已二十四歲了的生骨一樣。他常常覺得自己的變脚瘦而無力，他想邁步向前，可是他走不了多遠就會發抖。他流連于教堂，向施愛受難者祈求一點點的力量主啊我所缺乏的願你賜予你是萬能的主博愛的主你愛你的子民猶如我渴望自己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主啊你已賜大地予光明那麼請你指示我前進的亮光也請你賜給我永恆的新生的力量感謝天父讚美主心之所願阿門。他在很多廟宇裏出入他燒香他虔誠禮佛他也喝從神殿裏帶回來的畫有血迹的符水。可是他還是那麼四肢無力。他倒情願自己不是一個男人。否則如他這般的身材必會讓某些人所歡迎與欣賞。母親的身材還是有人眷戀。雖然如此但她也能得到那麼多人的愛。雖然那種愛情不值錢，可是人有時候也但願自己能活在別人所套下的假圈子裏，愛聽美麗的謊言。

那個時候已夜深。他縮在幾根街燈的柱子下。他的臉在橙黃色的街燈下閃出死人的灰白，但他並不自覺于一己的恐怖。他的十指皆染上寇丹，很紅，很鮮豔。他的唇，他的臉部化

妝皆已迷失在那片慘慘的顏色裏。他穿着裙子，他踏着高跟。他想自己是女人。他並不企求什麼。僅僅是一點點的愛。他等着某些人來愛他，那麼他必不加考慮地接受，不管那種愛情含有幾成的可靠。沒有人肯給他一點真實，也沒有人要欺騙他。痛苦與寒冷在他的臉上蔓延。他的脚，無力的脚在這時抖得更厲害；他恐怕自己或許再也不能支持。遠處，有一羣人東搖西倒地走過來，靠近，靠近……；他跌在其中某一個人的身上。他是一個沒有愛的小孤兒。

他站在所謂犯人欄裏，他不介意別人所加給他的任何控告，他看不到法官的近似滑稽的假髮，他聽不到律師的沒有感情的聲音。他站着，此刻有很多人在看着他，包括他的母親，以及母親的朋友們，他們的臉上都帶着一種莫名其妙的笑意。此刻，在很多人面前，他發覺自己的變脚不再抖。而且挺得很勇敢，尤其是他的胸膛。人家問了他許多話他都不懂，只是很驕傲地笑着笑着。後來他們又與安娜談了一些什麼，安娜的嘴一開一合，臉上的表情很複雜。他想起班上那個運動健將，常常取笑他，命令他爲他做這做那，抄筆記，買汽水，扯他的耳朵等等。他都不介意，他反而有一種快感。他恨不得自己爲他多效一點力，恨不得自己能每天挨在他的身邊，越近越好。他愛他那在陽光下發亮的肌肉，尤其是他那雙很有彈性的腿；他喜歡穿短短的牛仔褲，好顯露出他的驕傲。他真是羨慕他。他在與他的關係上接受他的欺侮，却在與別人的關係上接受他的保護。所以他雖然瘦小，還是沒有什麼人敢欺侮他，他有一種洋洋自得的傲氣。他老是跟隨在他左右，假如有一天他忽然沒有來，那他除了坐立不安外還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爲在學校裏他發覺自己幾乎沒有一個朋友。他更可憐地知道自己沒人愛。後來運動健將被學校開除後，他的心理威脅加重。從此他變得更孤零，可以一天不開口。他寂寞，他沒有人愛。而母親，那個叫着安娜的女人，却從來也不肯好好地去看他。還要在冰冷的晚上把他趕到房外去睡地板。還要忍受那些人的討便宜式的污辱。他要改變環境。改變屬於本身的一切。所以今天他站在犯人欄裏。不久前他站在街燈下。安娜也會經在街燈下站過。他看見的。就在他們那個小房間的樓下的街道旁。在他小時候。她站的樣子有很多種，可是她不但永遠不必站在犯人欄裏，她還能得到許多人的愛，與喝采。而他呢？他茫然。後來不知法官說了些什麼（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站了多久。），人羣逐漸離去，只

剩下他，身後站着兩個警察。他雙眼矇矓。他忽然想起母親此來並沒有跟他講什麼（更沒有抱着他痛哭的那一面），也不會見到她洒淚的眼。他只依稀記得浮動的一幕；安娜是用怎樣的笑語與動作與她那批莫名其妙的朋友離開法庭的。

他不知道人家把什麼加在他身上。值得他想的事情才多呢。街燈下的佇立等候，他還是沒有得到愛。太奇怪，為什麼有些人的愛多得消耗不完而有些人的又那麼缺乏？不公平的事太多。可是也沒有糾正它的人。誰能解答這是為什麼？母親能嗎？安娜的那些朋友能嗎？法官能嗎？律師能嗎？警察能嗎？運動健將能嗎？哦運動健將離開學校以後我們一直不會再見你在那裏你在那裏？他走在大街上。暮逐漸湧來，他不想回家。前面，有一盞街燈忽然亮了起來。

# 溢 流

很奇怪，只要是有一段日子沒見面的朋友，遇着我，閒扯上幾句，都會很正經的說我變了，變得好像有很多很多心事藏在心裡，不敢對人說的樣子。

我聽了，嘴裡雖然一直倔強的否認，心裡却默認了。有幾個人肯在別人面前承認自己的缺點，或者自己的異於常態？

我爲自己的沉溺擔憂，且意識到這樣下去，將會非常可怕，將會難以收拾。然而，我實在不知道自己爲什麼竟然會變成這個樣子。

張勸我多運動。體力上的運動可以解除心靈上的負荷，使人心胸開朗。我真要去找一些時間跑跑跳跳了。對於我這種人，住在這種鴿子籠似的組屋，終日面對着陌生且冷漠的牆，運動也許真有幫助。除了運動，實在也想不到還有什麼可以糾正的法子。在廣闊的草場與鐵欄之間，我的選擇是明顯的。自從高中畢業之後，已經好久沒有嗅草根和泥土的芬芳了。

可是，放假至今，一個星期過去了。我仍然沒有奔上草場，將心胸開坦着迎接滿空的蔚藍。本以爲少了功課的壓力，腦筋鬆懈了下來，早睡早起，不再沉溺了；那裡知道，終日不再忙於功課，情緒也就更無法集中，心裡頭那種悒悒也就更像欲雨不雨的天氣，陰翳得可怕。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就偏愛這種天氣。我喜歡看閃電、聽雷聲。我喜歡慢慢的、很神傷似的



走在濛濛的細雨中……

勉強坐下，想藉着寫一兩篇文章以擺脫寂寞和憂悒的習蝕。腦子裡反而是一片空白。不寫了，擱下筆，思潮卻又洶湧起來，若崩堤的洪水。理智是堤，無助且脆弱。我無法抑制自己做有紋理的思索。一隻困獸。瘋狂的不安。

……  
我倚在自己家門口，正在想。想麗，想麗的姐姐——那個總是和男朋友擁抱着回來，且進入房間的姐姐。

他媽的功課都搞不好，就想女孩子。我詛咒自己。人家讀了三年你也混了三年，够了够了。看到同學們穩拿榮譽，唸碩士，明知自己這輩子一定沒出息了，却也還會搬出一大堆理由為自己辯護。說什麼家貧啦老子沒錢要自己出來掙，說什麼唸不唸榮譽在我這種人是一樣的，說什麼也許交了個好女孩自己便會振作起來也說不定，像你們一樣我本來不是這樣的，也許有了一個女孩子在身邊打氣，我就會為自己的前途好好計劃好好奮鬥，我的胃病我的心病，我的皮膚敏感症我的慢性情緒自殺都會好的，也許也許……。他媽的一大堆理由，好像頭頭是道却完全是在為自己狡辯。

我很討厭狡辯。為什麼忽然我又要狡辯了？讀書讀多了就感覺自己越糊塗。張那天跟我說，我就覺得好笑。但仔細想一想，却又似乎是一句頂踏實的話。我似乎更分不出事情的是非了。……

住在巷尾的那個妓女，穿着一件綉金線黑底低胸的迷你旗袍，飄漾着一股誘人的香氣，扭着豐滿的身段走着。十塊錢一次，張說。一杆慾望就無根的站了起來。由遠而近。我的眼睛懸在她的胸口。一枚墜入深淵的飾物。一個小說裡的情節。

——她的嘴旁叨着一根烟，眼睛斜斜睨來，衣服的胸口開得低低，「紅海軍」插在深令人窒息的乳溝……

……  
麗打開她的門，向我這邊望了望，倚在門上，削着蘋果，吃她的蘋果。  
黃昏是一朶紫玫，一陣小雨剛停。

那個妓女匆匆走過了。麗也有很美的身段。那妓女的身影已經不在馬路上了。也許她已攔了一輛三輪車，轉了一個彎，去了。三輪車上的小姐。麗是早熟的女孩。我想。那天，張來，望見麗，張打趣的說，已經成熟了，可以採摘。麗是一個好女孩，我說。我說，麗是一個好女孩，你說話小心一點。

昨晚，麗無端端的告訴我，有一天，她到聯絡所打電話的時候，有一個男孩托一個小孩子交給她一張紙條，寫着要約她看戲。他接了紙條，看見那站在遠處的男孩很斯文，很英俊，個子高高的，也就沒生氣，把紙條收下，打了電話就回去。她說，這以後，她就一直沒有再看見那男孩子了。她很後悔，她當晚沒有什麼表示。她說她要是能夠交上那男孩該多好。我聽着，忽然想起自己個子矮小，而且不英俊，而且比她的弟弟還要瘦小。

一時，我發覺麗是一只開始爛的蘋果。蘋果，她的臉蛋。爲什麼我從來就沒有這樣發覺過，我望向她，她嫵媚的斜睨我一眼，又裝着很專心的修好的指甲。

我趁着電視節目正告一段落，就告辭了。我是以看電視爲藉口到她家。

回到家裡，拿了足夠的本錢，我就自己一個人搭車到海邊去。在海堤上吹了整個夜晚的海風。

我很幸運，昨晚我沒多帶十塊八塊在身上。不然，我也許會上酒吧喝得爛醉。（雖然，我還未曾嘗試過。）也許會找上那吊着一盞紅燈，叫你止步勿向前而又誘你去撞的紅燈，門口用血紅色的漆在潔白上塗着21號的屋子。（21，成熟的年齡。開始糜爛。）然後掏出鈔票，選一個最年輕最像麗的，告訴她，不單是女孩子的童貞才是寶貴的。我很醜，我有張風耳、塌鼻子、短舌頭；然而，我願意貼錢，我可以送她一樣很寶貴的東西，只要她肯容納我的抑鬱，讓我舒暢。

而我只在海堤上坐了一晚。我想起了那年，那年一群小伙子就會在這海堤上，通宵達旦的談着他們的理想。

.....

麗吃着蘋果，進去了，把門關上。

我仍然望着一盞路燈守着自己慘淡的光芒。重重的夜是會困擾它的呼吸的，我想。

# 校慶前後

(一)

我已是五十歲的人了，只因爲結婚太遲，雖然是兒女成行，卻仍未能擠入子孫滿堂之列。大女兒出嫁一年有奇，雙雙在學，還談不到生兒育女；加上現代的衛生醫藥的進步，他們可以隨心所欲。不像我的朋友胡適之：「我本不要兒子，兒子他自己來了」。於是我便不知那一天可以做外公。親在固然不敢言老，沒有孫兒豈可做壽？有時候，真想自己掏腰包，在生日那天，請幾桌熱鬧熱鬧。但是我有一些朋友，年齡大過我，他們都不做生日；因爲做生日，要兒女們來做，才够味道。既不够味道，我也不再做「祝你生日快樂」的夢！

我的父親早已仙逝，母親遠在天涯。我有能力爲父母做生日，卻是沒有辦法。

我不能爲父母做生日，我的兒女尙無法爲我做生日，我便吊在半空了。豈不惜哉。

今年是我的六旬開一之年，自然不免感慨系之。

自己不能做生日，參加別人的壽宴，倒是蠻有趣的。有資格做壽的，都是長者；而且都是有克紹箕裘的敦厚之家，也不必爲送禮而煩惱。

來到古城之後，每年要爲學校舉行一次校慶，眞比家人做大壽還要辛苦。

首先是發動學生愛校獻金。由一批獻金委員去勸募遊說，從前分三回合，後來改成兩個回合。第一回合都是令人驚奇的，有的五分，有的一毛，結果是一二百元。那些低班的同學，一口氣就是十塊廿塊，統計表中，他們總是領先的。

海報、標語、戰情報導……各種武器都拿出來，只看如何能夠讓同學多捐一點。宣傳組的同學，每年都要我做一付對聯。這玩意說難不難，說易不易。年年來一套，又不可炒冷飯。現在的讀書人，連對聯是甚麼也鬧不清楚。有時上下聯掛反了，要重新拆下來再掛，他們倒有「何必這樣嚴重」的驚奇的感覺。

今年我做的對聯是：

美奐美輪，師生協力同心，慷慨解囊捐獻。

肯堂肯構，文徵光輝燦爛，熱烈維護發揚。

從新校舍的頂樓，垂下兩條白底紅字的對聯，倒是很好的裝飾品，非常醒目。有人提：校慶時，校長何不也做一付對聯。當時我只有笑笑，因爲做對聯並不簡單。

校慶前一天，又有人提起做對聯的事，好像非要不可。我便在操場中，走了幾圈，要找一點靈感。不久，就完了一付。但是寫下來之後，自己也感到有些餘意未盡，再在每聯上面加添四個字。文章是自己的好，看起來，倒也雄渾有勢了。文曰：

巍峨壯偉，堂皇富麗，文彩光華千萬丈。

恢宏磅礴，高山景行，春風桃李五七週。

又得掛上去了，我告訴他們一個原則，只看最後一個字，如果是仄聲，便是上聯，掛在右邊；如果是平聲，便是下聯，掛在左邊。

我又想到我們華人農曆新年時門前貼春聯，便是常常有人貼反了的。華校的學生，眞應該學一點有關常識，因爲這些已與我們的民情風俗打成一片了。



每一年的校慶展覽會，都是將自然科學教室開放：作一點有關的示範表演。每年都得更換一些節目。如果化學室去年做做肥皂，今年便得換雪花膏。可是，多少年來，觀眾們看慣這些地方，還未進門，便已經有先入爲主的觀念：又是這些東西。有關的老師已經絞盡了腦汁，仍不能討好。不然就有些年輕的朋友，有無意的提出一些問題，質難負責講解的同學，使到他們面紅耳赤。

我參觀別校展覽，我很少提出問題，總是很快的巡視一週便走。有一次，我參觀某校展出的學校模型，那些熱心的負責講解的同學，一直在向我說明該校的情形。我只想禮貌上提出一兩個問題以表示我對它的欣賞。我就問他：貴校校地的面積是多少？誰會料到這個簡單的問題便將他難倒？我只好說大概是三五英畝？他連聲說：是。

今年的校慶展覽，我們卻提出主題來，一切以馬六甲爲主。從歷史地理，到文物名勝；從採礦到做椰糖，從捕魚到養雞……只要是與馬六甲有關的資料材料，我們找得到就整理出來，排列出來，附加詳細說明，也不必提供甚麼解釋。

好彩我們有一間很好的洗相暗房，展覽大部份靠圖片，我們可以照，可以放大出來。我自己對於攝影頗有興趣，爲了校慶，我特別買了兩個鏡頭：翻拍用的近鏡頭和一個瀾鏡頭。這樣一來，就非常方便了。

攝影組的指導老師及同學常常做到三更半夜，還有一些對攝影有經驗的校外友人，也不時來幫忙。單祇空攝校景便晒了七百多張。

那些做模型的同學，忙了整個假期。馬六甲飛機場、飼料廠、油廠、汽水廠、肥皂廠等的模型，裝了電燈，裝了摩多。麻雀雖小，五內俱全；而且都是按照實際場所，依比例縮小的。飛機場的經理，親自來看了兩三次。飼料廠的工程師幾乎天天都來。他還想把這個模型買回去。

展覽會的進口，有一個塑膠做的透明的正五邊形合成的球體。電燈一開，這球便膨脹起來。燈熄了，球也洩氣了。

電燈一直開着，球又不會爆開。參觀的人，不明究竟，多數說：遇熱膨脹。其實，電燈在球的外面。有人問：是不是用汽筒將空氣打進去？十多呎直徑的球體。如果用小汽筒，要打幾小時。汽筒不停的打氣，球會爆裂的。有的觀眾，卻又視而不見，只知道有一個球。原來球的後面，接了一個圓管，圓管

的末端，外面裝上一架電風扇。電燈開，風扇動，空氣灌進去；因為風扇與圓管沒有連緊，多餘的空氣又倒流出來了。

(四)

我是常常搖筆桿的，遇上了學校的五十七週年校慶，又是新科學館圖書館落成，雙重盛典，當然要出一本特刊來作紀念。爲了擴大宣傳，我們還在八月廿二日那天，在全國各大華文報紙，發行特刊。六家報紙的特刊，每份內容都不完全相同，雖然有華文老師幫忙，每份特刊中，至少有一兩篇要自己提筆。在這段編寫期間，另外兩家雜誌的關欄，我仍不能停。他們也得爲我捧場，讓出封面或者封底來。

八月十二日深夜醒來，才想起尙未和學生周報商量借用封面版的事，於是便睡不着了。黎明之前，寫成一首現代詩——培中頌。選了一張校景的相片，第二天一早，連詩稿一起寄與姚拓兄。後來才打電話去聯絡，可以說是先斬後奏。想不到嚴三涓兄還在七三四期周報中，賣了一個野人頭：「下期可精彩了。三涓暫且保留秘密，大家耐心等待罷！」等甚麼？等出我的一首歪詩。

古人說：文人相輕。現在卻有少數作家們在互相標榜，彼此吹噓。我們既不相輕，也不互相抬舉；彼此尊重而已。

(五)

我參觀萬國博覽會回來，大雞兩味，用同一個題材寫出兩篇文章，分別在兩家雜誌發表。姚拓兄一定要我「圖文並茂」，只得清出一些較好的彩色片出來，由他找人改拍成底片，照相製版，成本是相當重的。早知如此，我會照一些黑白片。

我在萬國博覽會中，一共照了兩個多張彩色幻燈片，既然要重新整理，便也選出一百多張，在校慶日放映。原是想要找幾位同學來配音說明，因爲時間迫促，只好親身出馬。別小看這半小時的錄音，至少花了十幾小時仍不如理想。

我再從過去所拍的一些校慶彩色幻燈片中，也選出一百張，編成「培中簡介」。我寫出說明，由一位同學唸出來錄音。他們所花的時間更長。

聯歡晚會的節目彩色幻燈片，也是我的傑作；連朗誦詩的內容和合唱的歌詞，都製出許多幻燈片來。

就是這樣日忙夜忙的籌備慶祝校慶。睡得薄，起得早。有時睡到一半醒來還得起身寫一點東西。白天更是門庭若市，應接不暇。

校慶前夕，本想早點休息。那知每間教室走走，和負責的老師和同學談談，轉眼就是子夜。第二天清早，我又得趕去學校了。

(六)

校慶展覽，固然花去不少的時間；校慶檢閱的操練，更不容易。要學生去練操，又要整齊，又要美觀。從前我們受軍訓，一個立正的動作，要整練習一個月。如果是檢閱式，至少要三個月。這些學生，從立正到致敬行禮，一共還不到二個月。卻也是「雖不至，亦不遠矣」。

校慶既是爲了籌款，娛樂市和義賣市便是最好的財源；可是也得花不少的時間。薄餅、羅惹、菜頭糕、米粉、炒麵，甚麼都有。義賣處就成了熟食巴剎。

娛樂市更吸引人，因爲玩意兒花樣多，獎品也不少。我會到每一個檔位去看看，一些同學們要我試試。我亂拋亂擲，也得到一些獎品。算起來當然是得不償失，因爲我用掉十多元慈善市票。如果不去食攤走一遭，那些負責的同學也許會失望。於是炒麵、羅惹、粿條、拉沙……每一樣都嘗一點。我還一口氣喝了四檔不同的冷飲。我買的票都是五角的，一檔一張。有的同學還和我客氣：校長，不必付錢！真的不付，我的票不是浪費了嗎？

(七)

男女童子年負責招待及一般性的服務，如搬桌椅和會場糾察之類。他們還在外球場上搭了一個卅多呎高的瞭望台，上尖下潤，有如寶塔，共有五層。記得三年前，他們也搭過一座高架。我去參觀時，一定要我爬上去。於是，幾位童軍上拖下推，好容易我也上去了。那知下來更吃力。這次又要我爬上去，

還有一位董軍說：校長，你的寶刀未老。

我爬到第三層時已是氣喘如牛。我體重一八〇磅，還怕那些繩梯耐不住呢！

「校長！再上去。上面更容易爬！」

立刻有位董軍爬上來示範：告訴我腳如何踏，手如何攀。我抬頭一望：第四層是三枝木架成的，第五層只有兩枝獨木相接。相接處，有一個瞭望台。我無餘勇可鼓，知難而退。我已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八)

每年的校慶表演，都是相當精彩的。柔道會的會員，多又管了一級。器械操組今年練得更勤。配合器械操，還加一個耍大旗的節目。這是馬六甲的破天荒第一回。

話劇是從未間斷一年。將來在馬華話劇史，培中應佔一頁。無論學校也好，社團也好，很少有每年都有演出的。

晚會當然以舞蹈為主。今年的各項舞蹈，在取材方面，多是比較生動活潑的。看起來，更為輕鬆愉快。

軍樂隊銅樂隊和旗隊今年也是花樣翻新，變換隊形，排字，而且還排出中文的「培中」二字，頗為難得。

(九)

「校慶前後」原是課堂的作文題目，今天來考校長；恐怕寫出來比學生的還要拉雜。校慶前，固然忙；校慶後，又何嘗閒呢？

做校長，就像一條推磨的老牛。兩眼給矇了，走罷，就在這一座磨房中，日夜不停的兜圈子。把穀子去壳，變成米，把糙米碾成精米；再不然，就把麥子磨成麵粉。

今天，校慶結束了，雖然鬆了一口氣。但是，不僅有校慶的結束的事宜待理，而且明天又開始上課了，又要開始推另一付磨子。



# 追求者

JOHN COLLIER 著

溫祥英譯

艾倫·奧斯汀，如小貓般神經質，爬上貝爾街鄰近的某段黑暗又輾轉作响的樓梯。在朦朧的梯頂上，他張望了張望、費了一大段時，才找到他要尋的房子。

他跟着指示把門推開，走入一間細小的房間，沒有傢具，除了一張單調的飯桌，一張搖椅，和一張平常的椅子，在一面航牒的、淺黃色的牆上，是幾個架子，一共容納了一打左右的瓶子和藥壺。

一個老人坐在搖椅上，讀着報紙。艾倫一句話不說，交給他那張朋友給他的卡片。「請坐，奧斯汀先生，」老人很有禮貌地說：「我很高興認識你。」

「是真的嗎？」艾倫問。「你有某種藥劑……有……有……有不凡的效果的？」

「閣下。」老人答，「我的商品不很廣——我不賣輕瀉劑或生牙粉——但我所賣的，已可說是種類繁多了。我以爲，我所賣的一切，沒一種能够被很恰當的稱爲有平凡的功效的。」

「呵，事實上——」艾倫開始解釋。

「譬如這個，」老人插嘴，伸手從架上取下一個瓶子。「這個液體，如水一般無色，幾乎無味，而放在咖啡、牛奶、酒，及其他的飲料中，也不會被人辨別出來。同時，用一切已知道的檢屍方法，也是分辨不出來。」

「你是說這是毒藥。」艾倫驚呼，覺得恐怖。

「毒藥也好，洗手套水也好，隨你喜歡。」老人冷淡地說。「也許這藥水可以洗手套，也說不定。我却從來沒有試過。你也可以叫它做洗生命水。生命有時是需要洗洗的。」

「我不要這種東西。」艾倫說。

「你不要可能比較好。」老人說。「你知道價錢嗎？一茶匙，一茶匙已經够了，我取價五千元。不少，分文不少。」

「我希望你的藥劑不會也同樣的貴。」艾倫擔憂地問。

「天呵，不會。」老人說。「譬如愛情劑，我就不能開這樣高的價了。年輕人，需要愛情劑的，很少有五千元。否則他們就不需愛情劑了。」

「我非常高興。」艾倫說。

「我的看法是。」老人說。「使顧客對一種商品滿意，以後他就會再來，當他需要別種藥劑。縱使這種藥劑的確比較貴。如果需要，他會把錢儲蓄起來的。」

「那末，」艾倫問。「你真的賣愛情劑？」

「假如我不賣愛情劑。」老人說，伸手取下另一個瓶子。「我就不會告訴你那另一種藥水了，當我能够使你從心所願，我才敢這樣的信任你。」

「而這個愛情劑。」艾倫說。「不會只不過——只不過——呵——。」

「呵，不，」老人說。「這藥劑的効果是永久性的。超出偶然的衝動。但効果包括偶然的衝動。慷慨地，堅決地。永久地。」

「天呵。」艾倫說，嘗試露出科學性的不關心。「多有興趣！」

「但考慮一下在精神上的效果。」老人說。

「我有考慮到，真的。」艾倫說。

「冷漠，」老人說。「變成熱心。輕蔑變成崇拜。只要給少份那小姐吃——在橙汁、湯或雞尾酒中，它的味道是不能分辨出來的——而不管她多放浪、多輕率，她會整個人轉變過來。她只需要孤單，和你。」

「我簡直不能相信。」艾倫說，「她是多麼喜歡派對呵。」

「她再不會喜歡派對了。」老人說。「她害怕你會在派對裏遇到美麗的女孩子。」

「她真的會妒忌？」艾倫狂喜。「因我妒忌？」

「是的，她要成爲你的一切。」

「她已經是了，只是她根本不管。」

「她會管的，當她喝了這藥劑，她會強烈的關懷你，你將是她生命中唯一的興趣。」

「多好呵！」艾倫喊。

「她將要知道你所做的一切。」老人說。「在一天中所發生的一切，每一個字。她要知道你在想什麼？爲什麼你忽然發笑？爲什麼你悲哀？」

「那是愛情。」艾倫歡呼。

「是的。」老人說。「她將怎樣的細心看顧你呵！她不讓你疲乏；不讓你坐在潮濕的地方，不讓你疏忽你的飲食。假如你遲歸一個鐘頭，她會非常驚慌。她怕你遭了意外，或被狐狸精迷住了。」

「我簡直想像不到戴安娜會變成那樣！」艾倫歡呼，沉溺在喜悅裏。

「你根本不必用你的想像。」老人說。「而話說回來，既然世上有那麼多狐狸精，以後，假如你偶然有點差錯，你不必担心。她會寬恕你的。最後，當然，她會萬分傷心，但她會寬恕你的——最後。」

「那永不會發生。」艾倫熱烈的說。

「當然不會。」老人說。「不過，如果你有差錯，你不必担心。她永不會跟你離婚。呵，不會，而當然，她本人決不會給你絲毫，絲毫——不安的理由。」

「而這神奇的藥劑。」艾倫說。「多少錢呢？」

「這不像。」老人說。「那洗手套水，或洗生命水（我有時叫它）那麼貴。不，那是五千元，分文不少。你要年老一點，才會耽於那種東西。那是要儲蓄才够錢的。」

「愛情劑呢？」艾倫說。

「呵，愛情劑嗎？」老人說，開了飯桌的抽屜，取出一個細小，骯髒的玻璃藥瓶，「那只不過一元。」

「我不知怎樣才能告訴你，我是多麼的感激你呵！」艾倫說，看着他裝滿那藥瓶。

「我喜歡使我的顧客心滿意足。」老人說，「然後顧客會回來，當他們老成了一點，當他們的生活過得不錯，而需要更貴重的東西。不，這是愛情劑，你將發現，它是非常有勁的。」

「謝謝你了。」艾倫說。「午安。」

「Au Revoir（再見）。」老人說。

# 童年的悲哀

國木田獨步著

劉縷英譯

國木田獨步是明治後期的詩人，小說家、出版者，（1871—1908）明治二五年（一八九二年）發起青年文學會，刊行「青年文學」月刊，曾入國民新聞，爲從軍記者，用「愛弟通信」之名，報導戰況，翌年，編輯「國民之友」「家庭雜誌」等刊物，創作多短篇小說，有「牛肉與馬鈴薯」「春鳥」「巡查」「富岡先生」「鎌倉夫人」「酒中日記」「命運論者」「女難」「另外」「二少女」「窮死」「疲勞」「柴扉」（柴扉經筆者譯出，發表於南洋商報副刊）等，本篇即由其短篇小說「獨步集」中選出。文筆清新自然，可惜天不假年，僅三十八歲便與世長辭了。

假如童年的快樂是詩，那末童年的悲哀亦是詩；假如隱於自然之心的快樂而可歌，則在自然之心的輕微的悲哀也應可歌吧。

總之，我想把我的童年時代的一件悲哀的事情講一講。



我自八歲至十五歲的時候，在叔父的家裡長大。那個時候，我的父母在東京居住。

叔父是那地方的富豪，有很多的山林和水旱田，家中常使用着六七個男女僕人。

我不得不感謝使我在鄉村過我的童年時代的我的父母的好意。假如我八歲之時和父母同往東京居住，那麼我想我的現在也未必不同吧？至少我現在的智慧必較增進，然而我相信我的心，恐怕不能受用像 Wordsworth 一卷的高遠清新的詩思。

我跑着山野過日子，度過幸福的七年，叔父的家在小丘之麓，近郊多樹林，有川、有泉、有池，不遠的地方就是瀨戶內海的入江處，山、野、林、溪、海、川等，於我都沒有感到缺乏。

記得當我十二歲的時候，有一個叫做德二郎的僕人。一天，他說：「今天晚上，我要伴你到一處有趣味的地方，你不去嗎？」邀約着我。

「什麼地方？」我問。

「不要問什麼地方，無論什麼地方，不是都好嗎？我伴你去的地方，不會沒有趣味的。」德二郎帶笑的說。

德二郎那時約莫廿五歲，是一個剛愎倔強的後生，從十一二歲就在叔父家使用的一個孤兒，膚色淡黑、輪廓端正而堂皇的人，是一個飲酒必歌、不飲也一面哼着歌、一面工作的很活潑的人，平常只看見他快快樂樂地，居心也很方正，「在孤兒之中是難得的。」叔父和本鄉的人，都這樣讚美着。

「可是，對於叔父和叔母，要守秘密啊！」德二郎說了，一面哼着歌，一面向後面的山走去。

正在夏天的時候，月光清爽之夜，我跟着德二郎之後出了田圃，從稻香的田畔小路走，上了河壩，壩較高，登上去，可遍觀廣泛的所有的野地。又在黃昏後，月色高澈，清澄的光盪漾着野和山，野際蒼靄如夢，林如籠煙，低低的川楊，露珠在葉上輝耀着，小川尾不遠就是入江，晚潮漲滿，因水面較高，便看得縣着的船板連結的橋，忽然變低的樣子，川楊一半沉在水中。

壩上雖然風兒微微的吹，可是川面却不起小波浪，澄澈的太空的影，映得水面如鏡，德二郎下了河壩，把繫在橋下的小舟解纜，翩然乘下，把很靜的水面，忽然起了波紋。

「少爺，快點，快點！」德二郎催促着我，一面拿好了船櫓。

我一跳下，小舟便馬上順入江而下。

接近入江，川幅也就隨之而廣，月亮的清光浸在川面，左右的壩漸遠，回顧川上，已為暮靄所隱，

不知何時，舟已進入江了。

橫過這廣闊的湖似的入江的船，只有我們的小舟。那夜，德二郎改變了和平常一般快活的聲音，而用小聲哼着歌，一面徐徐地搖撥着櫓，在潮退時，便如多泥的池沼一般的入江，因着高潮和月光，簡直變了樣子，已經不覺得是我平常看慣的泥臭的入江那樣了。南面山影，黯然倒映，北方和東方的平野，月光蒼茫，不能區別那邊是陸，那邊是水的境界，小舟向西方指進。

西為入江之口，水狹而深，近陸而高，這裡為輪船下錨之港，因為停在此的大概都是大的西洋型帆船，所以為數不多，所運的貨物，為這海灘出產的食鹽，此外以本地的東西，從事朝鮮貿易者的船也不少。也有往來內海的日本船，兩岸人家，或高或低，依山臨水，其數約有幾百戶。

內望入江，絃燈高懸，幾疑為星辰，燈影低映如金蛇，寂寞的山色，浮浴在月光裏，恰像圖畫一般。

跟着船的前進，漸漸聽出這小港的聲音來。我不能詳細解說這小港的光景，可是，那夜映於我的眼簾至今尚歷歷躍現的是夏夜的月明的晚上，月光之亮，使船上的人都出來甲板上；家中的人們都出到戶外；臨海的窗都開着。雖然燈火在風中招展，而水面如油，有吹笛的，有唱歌的，伴着三絃之音的動盪的聲音，傳出於臨水的青樓中，似乎是歡樂的光輝的樣子；然而同時包含着這光輝的一幅圖畫的地方，正不能忘了那寂寞的月色、影和水光。

潛隱着帆船的暗影之下，德二郎把船靠在薄暗的石級下。

「請上去！」德二郎催促着我。

自在囑下說「請乘下吧！」這一句話以後，他在船中未與我交一語，我一點也不明白德二郎為什麼帶我到這裡來，可是却照他說的上了船。

德二郎繫纜跟着上了石級，先自站起來迅速地登上，其後我也無言從之而上。

石級的濶幅不足三尺，兩旁是高高的峭壁，登完石級到那一家的中庭似的，四面圍着板壁，角隅置有水桶，隔着板壁看去，好像發出着見椴子樹似的繁茂的東西，月光浮出而印在地上，寂然沒有人氣。德二郎稍微停足，傾耳而聽，便搖搖擺擺地接近右方的板壁，向對面一推，這裡的黑黑的耳門（註一）無聲而開，瞧瞧即見一進門就接着扶梯，同時門開，即有輕輕的足音下梯而來。

「是德哥嗎？」那露出的臉，乍見之下，是一個年輕的女人的臉龐。

「等着了嗎？」德二郎對那女人說，又回顧着我。

「帶着少爺來呀！」他補充地說。

「少爺請上來吧！您也快上來！何必在這裡遲遲疑疑的。」女人催促着，德二郎早已快快地登上扶梯。

「少爺，黑暗暗的啊！」僅僅說了這話，就同着那女人上去。我也沒法子地跟着登上那黑暗而狹陡的扶梯去。

誰知這家却是一間青樓，便給這女人導進那好房子的臨海一室，凭欄即可遍觀港內和那入江之深處，野的盡頭，以及西邊海之涯。可是屋子不過六疊席（註二）大，席子又舊，令人一見便知並非堂皇的居室。

「少爺，請進這邊來！」女人說了搬着座蒲團（註三）到欄邊，拿着橙子等生果和其他的糖食來敬客。然後打開隔壁間，裡面預備有酒備的，女人又把這些搬過來，和德二郎對面的坐着。

德二郎堆着那異乎平常的懊惱的臉，接過女人獻給他的酒盃，一口氣喝乾。

「決定那一天呢？」他一面注視着女人的臉問，女人約莫十九至二十歲，顏色蒼白，好像沒有力氣的樣子，令我起了疑心：「莫非是病人吧？」

「明天，後天，大後天。」女人屈指的算。「決定大後天的。可是呀，我到現在還是糊糊塗塗的呢！」一面說話一面低頭，暗中以衣袖拭拭眼睛的樣子。那時候，德二郎只自酌地舌舌聲大喝其酒。

「到現在還說怎麼辦，不是沒有法子嗎？」

「話是不錯的。可是細想起來，却想到不如死了，也許比較好些吧？」

「哈，哈，哈哈，少爺，這位姊姊說死呀！怎麼辦呢？……喂喂！特地約了少爺來，還不細細的看看嗎？」

「剛才就看着呢，我才想真是非常的相似而讚嘆着啊！」女人說了含笑着熟視我的臉。像誰呢？」我驚問道。

「像我的弟弟呢，說少爺像我的弟弟，雖然是相當不起的。可是，請您看看這個！」女人在她的胸帶間（註四）拿出一張像片讓我看看。

「少爺，這位姊姊拿過這像片給我看了，我說『這像片竟和我家少爺一模一樣。』她就拜託我『必

定要帶少爺來。」不給你太多的款待是不行的。」德二郎一面說一面不住的大喝着酒，女人挨近了我。

「是的，無論如何，我當然要好好款的款待。少爺您要什麼呢？」女人柔聲地說，莞爾而笑了。

「什麼都不要！」我答了轉過頭去。

「那末划船吧？我同您划船吧，吓，這麼辦吧？」

女人說了先站起身來走，我也默默地跟隨她下了扶梯，德二郎只是笑着看。

女人先讓我下了石級和乘船之後，便解纜翩然飛乘，輕輕地揀着櫓，我雖在童年，也爲她的舉動吃驚。

離岸仰觀，德二郎正在倚欄俯視，從裡面的燈光及外間月色的映射，看得他的姿態很清楚。

「一不小心就很危險啊！」德二郎在上面囑咐說。

「不要緊。」女的在下面答說：「我們立刻回來，您等着吧。」

小舟穿過大小六七隻船之間，一會兒，出了廣濶的海浦，月色更清澄得叫人疑是秋之夜一般。女人停着划船之手，坐近我身旁。仰望明月，迴視四週。問道：

「少爺，您多少歲？」

「十二。」

「我的弟弟的像片，也是十二歲時候照的，現在十六歲了。呀，不錯！是十六！可是從十二歲就分別了，沒有再會，所以雖是現在，總覺得和少爺同樣大的年紀呢！」說了注目看着我，忽然含着淚。月光映照得她的臉更加蒼白。

「死了嗎？」

「不！假如死了，倒也斷念啦。可是像這般的離別，連他的去向也不知道啊！父母早就死別了，僅僅姊弟倆互相的倚靠，到如今離散了，連生死都不明白呢！而且我不久又要被人帶去朝鮮，還不知道在這人世，能够不能够再會見呢！」她說了便一任眼淚沿着兩頰下流，拭也不拭地只看着我，不勝啜泣。

我遙望陸上，默然聽了她這一段話。家家的燈火映在水中，燦然地搖曳着。輕輕的櫓音，欸乃一聲，大船傳馬號划過，嘹亮的男人的聲音唱着船歌。我那時候，童年的心也感覺有說不出的悲哀。

忽然有一小船如飛的挨近來，原來就是德二郎。

「拿酒來了。」德二郎在丈餘遠地方就大聲的喊了。



「高興極了……剛才同少爺談起阿弟的話哭着哩。」在女人說這話之間，德二郎的小舟，已靠傍來了。

「哈，哈哈……我想大概要哭的，才把酒送來呢。請喝吧，喝吧！就讓我來唱歌。」德二郎彷彿已經醉了，女人接過德二郎的大杯，滿斟着酒一口氣的喝了。

「再一杯！」這一次德二郎斟着酒給她，女人又一口氣地喝乾，把酒氣向着月亮噓吐着。

「噯，這樣就行了，以後我唱歌給你聽吧。」

「不！德哥，我斷然的想哭，在這地方，誰都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讓我哭吧！斷然的讓我哭吧！」

「哈，哈哈……那麼就哭吧！我和少爺兩人聽着。」德二郎說了看着我笑。

女人俯伏着大聲的哭了。終於哭不成聲，痛苦地只弄得背上如起波紋般的抽搐着。德二郎立刻變成臉色認真的樣子，可是，馬上又背着臉望望山那邊沉着。

「德，我們快點回去吧！」我隔了一會兒說道。女人便急地抬起頭來。

「請您饒恕！實在的，少爺看我這樣啼哭，也沒有意思……我請了少爺來，便覺得和弟弟會面一般。少爺也該康健的快些長大，將來做個偉大的人物吧！」她又用恐懼的聲音說：

「德哥，的確也太晚了，使府上不方便，早些帶少爺回去吧！我剛才的哭，到是把從昨天來憂悶着的胸膛開朗了。」

女人送我們的船過了三四千步來，給德二郎責罵了才停着划船的手。不久，兩艘小舟漸漸的遠遠離開，兩舟分別時，女人向我頻頻地反覆的說：「我的事望您不要忘記！」

其後隔了十七年的現在，那夜的情景，我清楚地記憶着，縱然想忘記了也是不能忘記的。到如今，尚有那可憐的女人的臉頰，在我的眼前閃爍着。而且，那夜，淡煙一般的籠罩着我的心，一片的哀情和年歲一同的增加起來，現在尙不堪想起那時候的我的心情，只覺得是深的、靜的、無可排遣的悲哀。

後來德二郎受我的叔父的栽培，成了一個堂堂的農夫，現在已是兩個兒子的父親了。

淪落的女人，流落到朝鮮之後，更不知在何處漂泊，在那裡過她的夢幻生涯？抑或已與此世長辭而去那靜肅的死之國了？這個不用說的我不明白，就是德二郎也好像不知道的。

(註一)耳門即大門之一樞另開一小門，日本人稱爲「潛門」。

(註二)日本屋子鋪席，每席長六尺，濶三尺，以幾疊席計房屋之大小。

(註三)座蒲團爲墊席子坐用的座墊。方形，有大小多種。

(註四)日女胸束帶，兼作妝飾，視貧富而異，帶甚長，帶間可藏物。

李有成詩集

## 鳥及其他

已由犀牛出版社出版

李有成就是李蒼

鳥及其他 是作者六六年至六九年詩作的選集

封面玻璃粉卡內文書紙精印

你如果想買一本

連郵費只收你馬幣兩塊錢

犀牛出版社的社址是：

Penerbitan Badak,  
47; Nagore Road;  
Penang.

賴敬文

# 緩然

之一

月光垂在屋外那株楊柳下  
像妳飄逸的長髮  
成束地結起  
夜，四面八方地潛來  
幽幽地潛來  
直到滿樓都是  
而且黯然地  
繞着我的胸臆四周奔走  
讓我在蟬聲的舞影中  
翩然消失

那株楊柳

穿着整匹垂下的月光

成絲地掛滿了

重重相串的风聲

那株楊柳

亦依着它

它便是另一段美麗的海岸

一帆繼一帆地

載走如烟的往事

在那裡

整夜的蟬聲

綏然碎去

## 之二

古老的河竟從

歲月被縣起的上游

一路看着他寂寞地

直到衆念沉澱的下游

夜綏然走來

在沿岸的羊荻間

纏上蟲聲，教衆樹搖撼起來

每一片安詳的落葉

都在

諦聽着這條老河的故事  
他身際四起的霧

整夜的水聲

澄明如鏡地

繞着他的足踝

蝶舞，散着閃光的銀髮

編織着纖弱的深思

那是成匹灼爛的蘭歌

那麼孤絕地讓自己

蕩成一圈又一圈的水紋

他驟見整條河

四周湧來

帶着一臉的驚慌

懸在上游的歲月

據說已被往事的激寒、黑流

冲到破碎的月光裡磨滑

呵古老的河

從上游到下游

你沿途寂寞地看着他

用那森涼的神色

琤然割斷

縷縷不絕的夜



秋  
紅

# 七間亭子

開隔地串着

七間亭子

像大顆大顆的佛珠

一道兩端離異的唸珠鍊上

我是蟻

一隻性慾的昆蟲

於這閃光而聾且啞的去路

舉起

一個個切實而孤哀的方向

草的爛帽

木格 披肩的短衣

秋  
紅

# 四小時

是整個人類裏

只翻出側面背面的倒影者

滑亮的帳幕

和伏在肉體上

傾聽哭泣的身于

不爲何而至的

是你無可洞悉

霧口發現時離走的

一隻與你共寐了全夜

而今落進冷霧的鳥底來歷

也似的獨我

在險珠上擊出一串孤渴之音

靜坐在大海的掌上浮去

陸地朝大海寄出一隻孤獨的船

船身是蚌類的殼

穩穩地螺旋我求索的觸角

風浪大

海水欲躍進背來的井

秋  
紅

# 看守的人

隔於窗扉的狀態  
連最纖細的安寧亦被震碎  
只塗滿陽光照不透的白色

四個小時

從一個極細的洞口搬過去  
南中國海的邊緣銳利地割破  
整個心事結滿的淚珠  
異地 像異性貼向我來

怎麼樣的噪音

都是完全冰結才啞然搬進  
這死仍體會不出的

非冷絕亦非歡集之處

你的睡眠就堆在

這鼻翼的掛止的呼息之外

一個缺口

或者一痕細密的裂跡  
皆黏住苦渴的緣故

你的年紀

裝在一隻帶泥的古瓶中

混亂如掙扎過的牀的

是你的來歷

沒有一隻蟻的嗅覺搜向

跳動失常的心

而杯杯隔夜的乳汁傾進你的知覺

能暖暖身冷的

只有指開煙幕上的一點點火

尋訪你的人

用愚昧圍起短短的熱鬧

用迷信的儀式

你是唯一披刺的綠呀

如果墳群皆是沙丘

# 息羽

左手人

那種遙瀟的聲音不絕  
在十丈之外，黃昏像一座  
峭壁直落向浪花的那種嶽然  
那種暮鼓，那種潮汐，劃過髮波  
要保持一刻的寂靜已不可能  
如果這樣，帶着狂濤歸去  
大鴉那種森林的罅隙  
那種傲骨  
那種壽命  
那種迴施的叩響已不可能  
像畫布上那種郁郁的暮色



如果這樣，我到把餘暉像浪花一樣  
濺在沙灘上，在瞬眼間

那落紅的血

像一支飛來的火炬

自光的破罅中伸出

意念地燃亮每一顆髮際的星

我們已不可能回到那種記憶中

那種山色，那種雲色

已非單薄的暮靄

因此，我們情倦了還要歌唱：

人啊，吃海的人

海啊，吃人的海

因為我們始終是會息羽在那峭壁之上

# 髮的聯想

溫任平

兩隻胳膊向後掠，掠起一片雲彩

有助於風的拂掀風的笑

雲的水份流動似柔柔的夢

杏花幽香瀾漫舒卷的彩霞

那縉劉海是一泓倒懸的江河

清澈見底，河底有巧熟晶亮的圓石

雲的倒影是蕩動着的

彩霞的倒影是迴漾着的

春季的動態美一如雅淡的素描

已看過雨滴垂在簷前的屏風  
透明而冷未會有體溫與熱能

未曾散飛於心室

從腦中抽長的應是靈性的敏銳的

那些黑的觸鬚織成有秩序的網

擎起一朵雲，繫着一顆心

那圈髮束，沒有效果的髮束

束不住少女千種儀姿萬種柔情

恍一恍頭吧

揚起嬌嬌的笑吧

十七歲歌的年齡

# 橋上橋下的悲哀

蔡素

當時，也僅僅是一種玄想  
陌生得很

烽烟漫漫  
而今。那些小魚  
比魚還小的魚船  
已沒？在浪裏？  
在輪下？

橋上。橋下  
一種淒哀

那一片

果真被揉碎

（那誰又是你的夫君啊？）

我的眼很烟，很霧

河邊的猩猩想必已瘖啞

（想必已歸巢？

夜確已被典當）

（當給誰？）

當給誰，我們都有腫子

燕子們？

棲憩在輪上？

在槍管上？

我驟然暈眩

我該死



# 舟子歸渡

賴瑞和

雨落了下來，一個浪子划着小舟，彷彿是那一年，那一個遠行的旅人，悠然渡過了河川，渡過了峽谷，披著雨絲染白的髮，在暗礁叢中垂釣。

如果有一年，垂釣的旅人岩化成一尊石像，手中還持著昔年的釣竿；那浪子來了，在一塊巨岩上盤腿坐了下來，也是讓雨絲緩慢地染白他的亂髮。

是的，你和我都是無言的；有一天我也會變成一尊石像，讓一切都回歸它們的來處。啊！垂釣者，我們的舟已沉，你是否找到歸航的路？……

# 走在風中

● 雅蒙 ●

走在風中，人就浪漫了。

風的形態可以實體，當幻想如此多姿多彩之際。何物有形？何物無形？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千古的眼睛，看不透風，只因他們短視，而風的形態，塑在你我的心靈，投向自然的心靈。

是起風時候。風吹飛了夜，風吹開了晨，踏着草露，低吟着風的歌，走入風中，仿如河邊迎風的蘆葦，瀟瀟然且揚揚，縱無雙飛翼，也有凌風的意向。飄逸、逍遠，原是浪漫的終點，那裏我迷信着明天是另外一天，明天一切都會更美好。

能浪漫就浪漫吧！恬起脚步，跳向風中，跑入風中，以完美的心。高吟一曲人生如朝露，去日苦多，拋棄了尾音，就這樣，無牽無掛，投向風中。

把身留在風外，把心給風迎接，以多感的心，為風揣摩一個影像，恆古的影像。這一刻，你心似我心。

風是多情。風是無情。

多情，是復活的玫瑰說的，一朵火紅的玫瑰，流着古希臘悲劇的血液，宿命說：她要死在冬天，蒼白的流盡鮮赤的血。風，以你如火的熱情，奔流向她，在明年的春天，有一朵玫瑰，以新的火的姿態，爲你甦醒。

風，是無情的典故，碎心的風鈴流盡了眼淚，她只能流淚，那狂風要吹响所有的風鈴。這個風鈴就是那個風鈴，天下沒兩樣的風鈴；而風鈴在眼淚中靜默得道，悟出一種新的哲學，風的戀愛是沒有結局的。

風在咆哮，風在怒吼。看，那是波濤的海，她不能忍受你的叛逆，而你們的分離，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晨，我爲你彫像的早晨。

風是這樣的。

風是那樣的。

風的瘋狂，風的無羈，風的放浪，風的霸然，風的瀟揚，風的顛妄，風的淒迷，風的冷傲，風的溫柔；爲風塑了千千萬萬個彫像，在那幻想裏，屬於虹的。

風這麼吹着我，我的眼睛告訴我要和他約會。

夢的開始是悲劇的形成。

夢裏我不是蝴蝶，醒來時我沒有做夢。

而風仍然如此吹向我，收拾了一懷風的幻覺，我走出風中，無數個浪漫仍追隨我，沒有回頭，不管那是永恆，還是短暫。

走出風中，我已經浪漫過了。

## 給「蕉風」的讀者與編者

下決心譯喬哀思的「尤里西斯」倒是真的，但功力可能不濟。既然迄今「尤里西斯」還沒有華文譯本，就讓我試試看，有一天在閒談中，我對牧玲奴說。說試，就這樣地試了起來。我之譯「尤里西斯」，根本就沒有為自己安排時間表：要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完成。當時正至現在的主意是：每譯完一章，就送給「蕉風」發表，不一定要「蕉風」逐期連載，好在「尤里西斯」是一部每一章都成獨立單位的小說，Edmund Wilson 說它是一座城市，你揀任何一個角落作為參觀的起點或終點，都將無損於你的遊興。我在這種主意下，譯完了「尤里西斯」第一部第一章送交「蕉風」發表，不久後，我便因為一點私事「歐遊去了」。到了倫敦，亟想趁機一遊愛爾蘭的首都柏林，看看喬哀思筆下的那座城市，當年風韻是否猶存。但不巧，由於受人一件小託，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幾天的耽擱便使我錯過了一遊都柏林的機緣（我原是一生時間都無法自主的許多受薪者之一），這遺憾直到如今仍念念不忘。這次歐遊有一個小小的補償就是：我終於能在短短的數天限期內，指手划脚地（因為我不懂法語，而那些法國佬說什麼也不肯講英國話）遊了花都——巴黎。遊歐不能不遊花都（他們都這麼說），既到過花都，我馬馬虎虎總算不虛此歐遊之行了。待到返抵

國門，看了二一二期的「蕉風」，讀到「風訊」中的一訊，拿我的歐遊，作爲該期不見「尤里西斯」譯文續稿發表的理由，這一看臉真個紅起來了。愧當初沒有向「蕉風」編者交待明白：我的譯稿是譯完一章，才寄給「蕉風」發表一章，絕不是每一期一章的。這一疏忽遂造成「蕉風」的編者的着急，其使「蕉風」的讀者不知就裡也就當然的了。「蕉風」的編者，據我所知，就這樣地着急了兩期。「尤里西斯」第一部第二章譯稿雖然已經準備交貨，但它已趕不及在這一期的「蕉風」上出現，只好留待下一期刊出。如果因此而引起原有的着急加上新着急，其咎在我，希望我的後悔之意，可以換來有關者的原諒與同情。

以上算是給「蕉風」的編者與讀者一點交待。

我譯「尤里西斯」的初衷未改：譯完一章，便由「蕉風」發表一章，恕我無法逐期交貨，這固然與我的文學修養淺與英文火候不足有關，同時，對「尤里西斯」這樣的書來說，實際上也無此必要。正因爲我的文學修爲與英文功力均不深厚，我的譯筆之拙劣處，在「尤里西斯」的譯文中必定畢露，還請高明的讀者隨時賜教。



■15人 15種風貌  
15人 15份力量

■看新加坡詩壇的新景象

# 「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

是五月出版社的新書  
這是一本詩的合集

■作者是15個新加坡的詩寫作者

文愷 吳偉才 沈壁浩 完顏藉 林方  
孟仲季 牧羚奴 南子 流川 夏芷芳  
莫邪 賀蘭寧 零點零 綦綦 謝清

■這本書高8½吋 闊8吋 207頁

封面皺紋卡紙 內文80磅書紙 線裝

內收詩作144首 15幀特寫照片

還有一篇20,000多字的15人合序

■這本書從選稿到編排，均由各詩作者自行處理。

編務由賀蘭寧負責，攝影由謝進才負責，設計由牧羚奴負責。

■定價每冊5元

■郵購地址 Mr. Tan Ah Dek

11. Lorong 27,

Geylang

Singapore 14



尼  
金  
斯  
金  
造  
像  
  
牧  
羚  
奴

# 尼金斯基日記（續）

THE DIARY OF VASLAV NIJINSKY

陳瑞獻郝小菲合譯

## 死亡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註1）

### 關於死亡

死亡突然到來——因為我要它來。我告訴自己，我不願活了。我活得並不長久。人們說我瘋了。我想我是活着的，但是沒有得到任何安寧。我活着而且快樂，但是人們卻說我是邪惡的。我決定要寫有關死亡。我哭，我極度悲傷，因為我周圍的一切都是空洞的。女僕露伊絲明天將會哭，因為她看到這些破壞和廢物將會傷心。我把工作了六個月才完成的圖畫全都毀了。我的妻子會找尋這些圖畫，然而她將會

找不到。我把傢俱都搬回到過去的位置，並且把舊的燈罩掛在以前掛的地方。我不要人們嘲笑我，我已經決定不做任何事情。神告訴我不要做任何別的事情，只把我的印象寫下來。我要寫。我要了解我妻子的母親和父親。我很知道他們，但是我要確實地了解他們。

我寫的是關於我在生活中經歷過的事情，我並不是在幻想任何事情。我坐在一張空桌子旁邊。抽屜裡都是我的類料。它們都已經乾了，因為我不再畫畫了。我已經畫了很多而且進步很快。我要畫畫，但是不要在這裡畫，因為我感觸到死亡。我想要到巴黎去，但是我怕我會來不及。我現在要寫有關死亡。我要把這本書的第一部份叫做「生命」，這一部份叫做「死亡」。我要使人們了解生命和死亡，我希望會成功。我知道如果我出版這些書，人們將會說我是個很差的作者，但是我並不想要做一個作家。我要做一個思想家。思想是生命，不是死亡。我寫有關哲學，但是我不是個哲學家。我不喜歡哲學，因為那是沒用的人的奇想。我不是叔本華。我是尼金斯基。我是一個當沒有人愛他就死去的人。我同情我自己像我同情神一樣。神愛我，而且祂將在死亡中給我生命。我不想要睡覺。我在晚上寫作。我的妻子也沒有睡去，她在想。我感覺到死亡。

我了解人們。他們喜愛生活的享樂，他們要享受生命。所有的享樂都是可怖的。我不要享樂。我的妻子將會害怕，當她發覺我寫的一切事情都是事實。我知道她將會悲傷，因為她會以為我不愛她。可能她不願再和我生活在一起，因為她將不信任我了。我愛她，沒有她我將痛苦。但是我痛苦是必然的，而且我將忍受痛苦。我不能隱藏我知道的事情。我必須說出生命和死亡的意義。我要描述死亡。我愛死亡——我知道什麼是死亡。死亡是可怕的。我已經許多次感覺到死亡。

我十五歲時進過醫院，差點死去。我那時是個勇敢的孩子。我蹦蹦跳跳，失足跌倒。他們把我送進醫院。在那裡我親眼看見死亡。我看見一個病人吐泡沫。因為他喝了一整瓶藥，藥是有助於人的，但是要是整瓶喝下就會使人死去，離開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之外是沒有光亮的，所以我害怕死亡和世界以外的東西。我要光亮，我要星星閃爍的光亮。一顆閃爍的星是生命——而一顆不閃爍的星是死亡。我覺察到許多人類是不閃光的。死亡是一個消滅了的生命。那些失去了理性的人們的生命是消滅了的生命。我也曾經發瘋。我失去了理性，但是當我被留在聖·摩里茲的時候，我了解真實——因為我深深地感覺到事物。我知道當一個人孤獨時很難感覺。但是只有孤獨能使人了解感覺。

我知道是我的過錯，使我的妻子去計算帳目。我已經告訴她不要算，因為所有的帳都已經算清了。

我要去喝水吃東西，然後來寫下我的印象。我要寫關於我所見所聞的一切事情。

我喝了整瓶的礦泉水。我要像過去一樣生活。寫完這本書之後我將這樣做。我要寫關於死亡，所以我必須使心中的印象鮮明。當一個人寫關於他的經驗時，是必須如此的。我要寫有關我要經歷的全部經驗。

我知道每個人將會怕我，而他們將會把我放進瘋人院去，但是我不在乎。我不怕任何事情，我要死，我對任何事情都會有所準備。神希望改善生命而我將是祂的工具。

現在已經過了一點鐘了，我還是醒着。人們在白天工作，但是我在晚上工作；明天我的眼睛將會發紅。我的岳母將會害怕，她會以為我瘋了。我希望我被送進一間療養院。有一次我用李察·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的音樂創作了一個芭蕾舞。我在紐約編這個芭蕾舞，很快公演。我被要求在三個星期內完成這項工作。我抗議，我說我不能够在三個星期內排演一個芭蕾舞，我沒有能力作得這麼快。首都歌劇院（Metropolitan Opera）的經理奧圖·堪（Otto Kahn）說他不能給我再長的時間了。他是通過考皮卡斯先生（Mr. Coppicus）通知我的，考皮卡斯先生是被派來與我交涉有關劇院的事情的人。我同意這個建議——因為我毫無辦法，我知道假如我拒絕的話，我將沒有錢過生活。我決定下來，開始工作。我像一隻公牛那樣工作。我堅苦地工作，睡得很少。我不停的工作。我的妻子看見這一切工作，她為我傷心。我僱了一個按摩的人——沒有按摩我不能夠再繼續我的工作。我明白我幾乎要死了。我在美國向一個衣商訂製服裝。我向他解釋所有的細節。他了解我的意思。我委託一個美國人，羅伯·愛德蒙·瓊斯（Robert Edmond Jones）來做佈景和道具。這個藝術家雖然盡力要了解我，但是他對這個舞台的佈景和道具似乎沒有正確的感覺。他一直很擔心。我並不擔心，只是對他解釋我要的佈景，並且告訴他把那些必須要表現的那個時期的書帶來。他照我的解釋畫。服裝的圖畫比較好。服裝的顏色充滿生氣。我喜歡生命充滿了色彩。當我指示他怎樣找到正確的觀念時他了解了，並且感激我，但是他還是不斷的擔心。他使我想起我的妻子，她害怕一切事情。我常常對他說：「為什麼你要害怕呢？人是不應該害怕的。」但是他仍然是擔心。顯然他是為了這個芭蕾舞的成功擔心。他對我沒有信心。我確信會成功。我工作得像隻公牛，但是這隻公牛被趕得太辛苦了——他倒了下去，扭傷了他的脚。

我被帶去看愛比醫生（Dr. Abbe），一個好醫生。他的治療很簡單。他命令我躺下來休息。我睡在床上休息。有個護士侍候我。她一直坐在我旁邊。我不能睡因為我不習慣在一個屋子裡有一個護士看



着我睡覺，假如她是睡着的而不是坐在那兒瞪着我，我就能够睡了。她一直不停地說：「試試看，睡吧，睡吧。」但是我不能够。這樣過了二個星期。我的芭蕾舞「Till」（註2）還沒有公演。人們開始不耐煩了，他們以爲我是個反覆無常的藝術家。我不怕公衆的批評。劇院理事決定把這個芭蕾舞延遲一個星期。同時，沒有我他們也開始這一季的節目了，因爲他們害怕蒙受經濟上的損失，他們是想做生意的。但是並沒有什麼失敗，因爲我一開始舞蹈觀衆就來了。

美國的觀衆愛我——他們信任我。他們看見我的腳受傷。雖然我跳得很差，但是他們很喜歡。Till 舞劇得到很大的成功，但是它的製作太快了。Till 舞劇「出爐太早」，所以它是生澀的。美國的觀衆喜歡我的「生澀」的芭蕾舞。它的「味道」很好，因爲我「烹製」得很好。我不喜歡這個芭蕾舞劇，但是我說：「它很好。」我一定要這麼說，否則如果沒有人到劇院來看表演，這一季的演出就要虧了。我不願失敗，所以說：「這個舞劇很好。」我告訴奧圖·堪說我對這個舞劇感到滿意。他恭維我，因爲他發現觀衆是多麼的滿足。我把它編成一個滑稽的芭蕾舞劇，因爲我是敏感的，而且我感覺到戰爭。每個人都厭倦戰爭。人們必須振作起來。我叫他們振作起來。我給他們觀賞Till 舞劇裡一切的美麗，一種單純的美。我表演出真正的德國民族。報紙也都很有滿意，因爲評論者大多是德國人。在首演之前我招待記者，向他們解釋Till 的意旨和故事。他們非常的滿意，因爲他們可以準備他們的評論文章。評論都非常好，其中有些非常睿智。我被捧得太高，我不喜歡這些，因爲我覺得這些只不過是頌詞。我不喜歡讚頌，因爲我不是個小孩子。評論者了解我的芭蕾舞。我發現了被其中一個評論者發現的錯誤。他以為我不了解音樂中某個特別的小部份。我是非常了解的，但是我不願勞累我自己，因爲我的腳仍然很痛。這個特別的小段音樂是非常困難表演的，所以我就不管它了。評論者總是以爲他們比藝術家聰明。當他們指責藝術家的表演時，他們時常濫用他們的權職。藝術家在評論家面前是可憐又害怕。他們感到受刺傷並且痛苦。他們的靈魂在哭泣。

我認得一位名叫亞歷山大·班諾伊斯（Alexandre Benois）的人，他是個藝術家兼批評家。他是個有才智的人，有豐富的繪畫知識。我看了他的評論「藝術論文集」（Letters On Art）。他總是攻擊聖·彼得堡的帝國劇院的佈景畫家亞歷山大·高羅芬（Alexandre Golovin）。他把評論文字投到「言論報」（註3）。這份報紙管理人是拿波可夫（Nabokov），他是個聰明的人。他邀請費羅索夫（Filosovov）和他合作。他總是寫和「新時代報」意見相反的文章。「言論報」想要爭取「新時代報

「的訂閱者，但是「言論報」是一份空洞、一無是處的報紙。

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我已經了解報紙和新聞工作了。他們寫的盡是些陳舊的東西，人家不用看報也已經知道。他們填滿頁數只因爲頁數必須要被填滿。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就不怕評論文章，所以我不向他們彎腰。我向費拉瑞恩·斯維洛夫（Valerian Svetlov）致敬。他是舞蹈評論家。他和一位舞蹈家住在一起，從她那兒學到許多關於舞蹈的術語。他用這些術語組成漂亮的句子。雖然有別的舞蹈評論家，但是他們沒有這樣銳利和機智。斯維洛夫永遠是胸有成竹的。他寫評論文章招來很多麻煩，然而他寫得很好。人們以爲文章寫得好的人一定會了解舞蹈藝術，但是事情並不是這樣。我了解舞蹈因爲我跳舞。斯維洛夫從未在他評論過的任何一個芭蕾舞中跳過舞，他不知道舞蹈是什麼意思。他被稱爲「鸚鵡」，因爲他看起來像一隻鸚鵡。尼古來·李格（Nikolai Legat）（註4）不喜歡斯維洛夫，而且畫他的漫畫像，畫得像隻鸚鵡。我叫斯維洛夫鸚鵡並不是因爲他的頭像鸚鵡，而是因爲在他寫的評論裡他像那些評論者那樣重覆着那些已經爲人所熟知的東西。斯維洛夫穿着絲衣服。他有香水和面膏的氣味。他很有錢。他送朋友貴重的禮物。他不像一個年青人那樣，他不和她做愛。他快六十歲了，他習於化裝臉。女人喜歡他。他的評論很機巧而且抓到重點。每個人都怕他。所有的女舞蹈家都屈服於他，因爲她們怕他。生活對他是很優閒的，而且他總是很快樂。他臉部的表情總是平靜不動得像個面具。我看過臘製的像這樣的面具。我相信他不笑是因爲怕生皺紋。他自己存有關於芭蕾舞的舊報紙的剪報，而他總是寫一樣的事情，只不過把文體風格改變一點。他的評論文字從未表達過任何新的東西。他開始評論我，只不過因爲他喜歡評論我。他不知道他的評論使我覺得厭煩。我怕他並且不喜歡他。我知道他的評論有廣大的讀者，所以那是最使人不愉快的——因爲我想就爲了他的評論，我會被迫到「芭蕾舞團」（Cortège de ballet）——一羣無知的人的集團——裡去跳舞。我知道許多舞蹈者，他們跳得很好；他們非常努力的學習，但是由於他們沒有保護和影響力就被放進「芭蕾舞團」裡去。「芭蕾舞團」是不錯的，因爲裡面有一些聰明的舞蹈家。他們喜歡我，這對我是好的宣傳。在那個時期我已經要人們喜歡我並且愛我。我不懂要「芭蕾舞團」愛我——而且要第一流和第二流的舞蹈家，以及芭蕾舞教師及職業女舞蹈家也都愛我。我尋求愛，然而我發現根本沒有愛。它全是污穢的。每個人都要讚頌和諂媚。我不喜歡讚頌和諂媚。

我時常到劇院監督克魯班斯基（Krupensky）的辦公室去，要求他准許我跳舞。我一年只跳四次。

一年的芭蕾舞季有八個月。在聖·彼得堡我很少在公衆面前跳舞，雖然觀衆都很喜歡我。我知道這是別的舞蹈者陰謀的結果。我不再愉快了，我感覺到死亡，並且害怕人們，我把自己鎖在房間裡。我有一間窄小而天花板很高的房間。我喜歡望着牆和天花板，因為這樣做使我想到了死亡。我不知道如何使我自己振作起來。

我不以為人們應該保存死去畫家的畫，因為他們會傷害年青的畫家。一個新的年青藝術家總是被拿來和老前輩們比較。一個畫家沒有從美術專科學院畢業出來只因他的畫和博物館裏的畫不相似。這個畫家叫做安尼斯菲德（Anisfeld），一個猶太人。他已婚，也有了孩子。他和他的妻子吵嘴。我記得。他以前常去找狄亞義烈夫訴苦。我知道他愛他的妻子，我感覺到他的靈魂在哭。他是個好人。我請他設計了幾個芭蕾舞的佈景。現在他在北美畫像和佈景。有人看到報紙說他成功了。巴克斯特很氣安尼斯菲德。他不喜歡安尼斯菲德是因為安尼斯菲德在巴黎及其他我們表演的城市裡畫佈景畫得很好，得到很大的成功。

我們的舞團稱爲「俄國芭蕾舞」（Russian Ballet）。我愛「俄國芭蕾舞」。我把我的心和靈魂都給了它。我像一條公牛那樣工作，像個殉道者那樣過活。我知道狄亞義烈夫也是多麼的辛苦。我明白他的困難。他爲錢所苦。當我不把我所賺的錢給他用在芭蕾舞團時，他就不愛我了。我所有的儲蓄。有一次狄亞義烈夫向我要四萬法郎。我給了他，但是我怕他不會還我。我知道他沒有錢。我明白狄亞義烈夫知道如何找錢，所以假如他再向我要錢我一定拒絕他。狄亞義烈夫在巴黎的沙列劇院的後台又再向我要錢——那時他剛剛經過那裡。我立刻告訴他我不要再把我的薪金給他了。我要把這些錢留給母親。我不要她爲了錢而痛苦。過去我母親受了許多苦，現在我要她過安寧的生活。我發現她爲我擔心。她許多次要告訴我。我感覺到，但是我避開她。我的妹妹也要和我說，但是我也避開她。我很知道假如我離開了狄亞義烈夫我會餓死，因爲我對生活沒有把握。我害怕生活。現在我不再怕了。我等待神的意願。

當我上樓時已經五點鐘了。我到我的更衣室去換衣服。上樓時我想：「我的妻子在那裡呢？她在她睡的臥室裡或是在別的臥室裡呢？」（註5）我覺得我的身體在發抖。我像現在這樣發抖。我不能寫，因爲我冷得發抖。我不能夠寫。我修改這些字，因爲我怕我的筆跡不清楚。當我走進臥室時，在我看清一切東西之前我感覺到寒冷。她的床上沒有枕頭，床單是蓋着的。我決定不去睡覺，我下樓去。我要寫完我的感觸。我不能夠寫，因爲我感覺我身上每一部份都冷。我求神幫助我，因爲我的手發痛，很難寫

字。我要寫好。

我的妻子沒有睡覺，我也是醒着。她想，我感覺。我爲她害怕。我不知道明天該和她說什麼。明天我不要和任何人說話。明天我要睡覺。我要寫，但是不能夠。我想。我冷得不能寫字。我的手指開始僵硬。我想要說她不愛我。我非常悲傷。我的心是沉重的。我知道人們是會習慣於悲傷的，我也會習慣於悲傷，但是我害怕那樣，因爲我知道那是死亡。我會請求我妻子原諒我，但是她是不會了解我的，因爲她會以爲我是不正常的。她的心靈會變冷。我快凍結，不能寫了，因爲我的手指硬了。我爲我自己也爲她悲傷，我哭了起來。我發冷。我不再有任何感覺了。我快要死去。

我想要睡覺，但是神不要我睡。我同情我自己和像我一樣的人們。每個人都會說我是個邪惡的人，但是我不想要傷害人們——是他們要傷害我。

今天我三點起床，但是更早醒來。我聽到有人說話，但是不知道是誰。好久以後我才知道，認出那些聲音。是我妻子的母親和父親，他們已經來了。我等着看神要叫我做什麼。我什麼都不做，我很厭煩。我在那個鐘頭所了解的比任何其他的人要花一生的時間去學的更多。我和神在一起思想，而且知道神愛我，所以他要我去做任何事我都做，我不怕。我怕死亡，我很悲傷。我爲我的妻子傷心。她哭，我痛苦，神要我痛苦並且了解死亡的意義。我了解死亡，我等待神的指示。我不知道要起床還是留在床上。神不會傷害我。我的靈魂已經受過痛苦。我想要哭。我聽到我的妻子在啜泣，然後她笑。我聽見我妻子的母親的威迫。我的靈魂在哭。我看着牆，看見牆紙，然後在燈上看見玻璃，向遠處看，我看到空無。我哭而且感到悲哀。我不知道該做什麼。我想要撫慰我的妻子，但是神不要我去，我想要笑，但是沒笑，因爲我感覺到死亡。我聽到他們在說我什麼，我知道他們在想什麼。我覺得煩厭。我想要使他們振奮起來，但是我躺着。我的靈魂哭。當人們不了解我時我就發抖。我感覺到很多。我內裡的火焰沒有熄滅。我和神一起生活。我到世上來救助——我要地球成爲樂園。現在地球是個地獄。當人們爭鬥時——它就是個地獄。昨天我和我的妻子吵嘴。我和她吵是要使她成爲更好的人——我並沒有生氣，我使她生氣是要燃起她對我的愛。我要把地球和人類燃燒起來，不是要撲滅他們。科學家撲滅了地球的火焰和人類的愛。只要人類彼此間的同情增多，生命就會延續得更長。

人們需要孩子是爲了要有軍人。他們殺死孩子，用灰燼蓋滿大地。我是個俄國人，所以我知道土地是什麼。我不會耕作，但是我知道土地是溫暖的，沒有土地的溫暖就不會有麵包。人類生來是強壯的——



——他使自己衰弱，因為他不照顧他的生命。我要愛。愛是生命，笑是死亡。很多人會說：「爲什麼尼金斯基總是說神呢？他被瘋了——他只不過是個舞蹈者，不是什麼別的。」我了解這一切冷言冷語，這一切都沒有使我生氣。我一直哭泣。很多人會說尼金斯基總是在哭。我並不是這樣的。我是活着的，所以痛苦，但是我很少流淚。我的靈魂在哭泣。

沒有活力就沒有生命。生命困苦是因為人們不知道生命的重要。生命是短促的。我寫作不是爲了娛樂我自己，而是要使人們了解生命和死亡。我愛生命。我愛死亡。死亡可以成爲可愛的若它是神的意志，但是，沒有神，死亡是可怕的。我妻子的父親鎗射自己。他讀了很多東西，結果神經病，因爲他的腦子工作過度。我沒有讀很多書，只有當神要我讀書我才去讀書。神不要人們操勞過度。他要他們快樂；

人類浪費許多東西。他們以爲人愈富有就愈快樂，但是人所保有的東西愈少就愈感覺到和平和快樂。我不能夠寫——我的感覺把我的妻子吸引過來。我愛她！她看了我寫的東西，她了解我。我告訴她當我在寫作時不要來打擾我，於是她走出去，並沒有爲此感到悲哀。今天她好像更敏感了一些，我很快樂，因爲我希望她進步。我妻子的母親不再感到困擾了，因爲她知道我愛我的妻子。

我不喜歡自我主義，我要過簡單的生活，而且要每一個人都快樂。假如我發現每一個人都得到同等的分配，我將是最快樂的人。當我能做到表演舞蹈而不取得任何錢或其他報酬時，我將是最快樂的人。我怕聰明的人，而且當一個聰明人接近我時我就凍住。在他周圍有一團冷氣。我寫作不是要爭論或推理，我只是要解釋。我要幫助人類，我不是在爲自己的書吹噓，因爲我不知道怎樣寫作。假如這本書能順利出版，人們將會了解我的思想。我並不想賺錢，但是我的妻子需要錢，因爲她害怕生命。我不怕，但是我沒有權利叫我妻子無以爲生。

我妻子的母親愛瑪和她的丈夫奧司卡（Oscar）都是好人。我愛他們，但是正像其他任何人一樣，他們也有過錯。我要寫出他們的過錯，這樣他們讀過了以後會變得更好。我要他們看我工作。我喜歡工作的人。經過了漫長的行程，愛瑪和奧司卡很累。他們以爲我發瘋，但是現在已經明瞭我並不是那樣。奧司卡發現我了解政治，所以他對我很有興趣。他喜歡政治，經濟和商業，但是我不喜歡這些。我喜歡他，但是他想得太多了。

我不以爲懦弱和恐懼是過錯。胆怯的人往往是好人。有些人假裝他們不害怕。很多人都說恐懼是弱



點。人們會說我不知道恐懼是什麼，因為我沒有打過仗——但是我為生命作戰，不是在戰場裡而是在家裡。當我被扣留在那牙利的時候我和我妻子的母親戰鬥。人們說我日子過得很好，因為我住在我妻子的母親家裡。我生活很好——我沒有挨餓但是我的靈魂痛苦。我喜歡孤獨。我創作一些芭蕾舞，因為我沒有事情做。我覺得悲哀。我知道每個人都不喜歡我。我妻子的母親愛瑪假裝喜歡我。我嘗向她解釋我的感覺。她不了解我，她認為我是邪惡的。我不是邪惡的，我是個殉道者。想到我的妻子不了解我，我哭起來。奧司卡也不了解我。他擔心錢的問題，因為他們負擔我和我妻子很是困難。我的岳母必須養我而沒有任何酬報，因為我是她的親戚。親戚多半是彼此不喜歡的，所以我決定要假裝被觸怒了。她不了解我。她以為我是個窮人，她害怕我會花很多錢。我知道錢的意義和價值，但是我喜歡把它當做不重要。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就知道錢的價值。母親常常一星期給我五十個戈比買糖吃。她以前一向是靠出租房間賺錢，靠她這樣我們才能有食物。我吃得很多，因為我總是很餓，我不了解我是應該少吃一點。我總是像一個大人那樣吃東西，雖然我那時才十二歲。我住在我岳母家的時候。胃口很好。因為戰爭的關係食物很貴。我妻子的母親愛瑪是個神經緊張的女人。她喜歡我是因為我有聲名。她喜歡我的舞蹈。那時候我不想跳舞，因為我悲哀而且我是被扣留的。我明瞭人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我那時正在編一種舞蹈的記樂譜方法，而桌子下面貓在搗亂。我不喜歡貓因為牠們髒污，我厭惡污穢。我不知道事實上並不是貓搗亂，而是人在搗亂。我看顧貓，然而我只關心我的舞蹈方法。我要忘掉自己，所以我開始用這種方法寫下我的芭蕾舞劇 *牧神*（註6）。那是很長的工作——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而表演這個芭蕾舞劇只需十分鐘。我又再感到悲慘。我哭因為我非常沮喪。我不知不覺地感到生的悲哀和枯燥。我看托爾斯泰的書。閱讀是休息，但是我不了解生命的意義。我一天過一天，慣常練習我的舞藝。我的肌肉開始發達。我的肌肉變得強壯但是我的舞藝不好。我感覺到這是對我的舞蹈的死亡，我開始緊張，焦急，我的妻子的母親也緊張。我們兩個都緊張而且焦急。我不喜歡她，我為了每件小事都和她吵架。我不喜歡心胸狹小但是我吵架是因為我沒有別的事情做。我一天過一天。我的妻子很厭煩。我明白假如我反對人們的舉止行為，他們是不會了解我的，所以我決定要假裝這些人是了解我的。

我有時害怕走進酒吧或是樓房因為我認為神不要我這樣。有一次我經過一家公共酒吧，神要我進去，但是我覺得身體疲倦，心裡感覺死亡。雖然我想要進去，神阻止我。人們將會說：「尼金斯基在說什麼呀？他一直在說神希望並且命令他做這個做那個，而他自己什麼都沒有做。」我不是平常的人。我愛

神，祂愛我。我要每個人像我。我不是招魂者，也不是個降神者。我是在神內裡的人。我怕完美因為我怕人們將不了解我。我的生命是一個犧牲，因為我生活不像其他的人。我整天工作。我愛工作並且要每個人像我一樣工作。

戰時我在布達佩斯 (Budapest) 的生活是悲哀的。我在我的岳母家住了很久，不知道要做什麼，非常枯燥煩悶。當我知道我不久就要被釋放，我覺得很勇敢強壯，於是決定從我岳母家逃走。我和我的妻子孩子遷到一家旅館去，因為我收到一些錢。我並沒有生我岳母的氣，我是愛她的，因為我知道她要負擔我們是很困難的。她知道自己的錯誤，急忙到旅館來，懇求我們回去。我們不同意，因為我們知道不久我們就要離開了，我們向她道別並且感謝她的好意。奧司卡總是大聲發表他的意見；我被觸怒，幾乎和他打起來，但是我的妻子阻止我，而她的母親阻止奧司卡。我們爭吵政治的問題。奧司卡說俄國是錯誤的，但是我說俄國是對的。我激怒了奧司卡。許多人不會相信我說的，但是我不在乎因為我知道許多其他的人將明白裡面的真實。我不再和奧司卡說話了，並且離開時沒有向他道別。我不知不覺的已經感染了他們。他們思考這個問題於是改變他們的態度。他們了解我因為我是個聰明的演員。我假裝因為我希望他們好。我愛他們，但是我必須表演而且必須這樣做下去，所以我憤怒。我的憤怒也是裝的，因為我愛他們。羅莫拉的母親是個很頑固的女人。她有她自己的習慣和喜好。

我的岳母由於忌妒而生她的丈夫的氣。我同情奧司卡，因為我知道他觀看那個女僕是出於好奇，所以我為他辯護。最初我以為他和那個女僕調情，但是後來我明白那只是愛瑪的幻想。奧司卡愛他的妻子，總是呵護她。我知道他的靈魂在哭並且為他傷心，但是我沒有告訴他任何事情，因為我認為他不會了解我。現在我了解他而且希望他會愛我。我給了他我的幾張畫，因為我知道他喜歡這些畫。

人們會抄襲我，但是模倣不是生命，那是死亡。很多人說拉菲爾 (Raphael) 和安德力·烈·沙多 (Andrea del Sarto) 總是抄襲，安德力·烈·沙多抄襲「蒙娜麗莎」(Gioconda) 以致於人們不能分辨是誰畫的：是烈沙，多畫的或是達文奇 (Leonardo da Vinci) 畫的。我想拉菲爾抄襲畫是因為他要搞好他的技巧。我喜歡技巧但是不喜歡模倣。我不喜歡抄襲的東西，所以我不喜歡被人抄襲。我的畫很簡單，很容易抄襲。我不喜歡在我的畫上簽名，因為我知道沒有一個人能够畫得跟我一樣。我知道有很多人會抄襲我但是我要盡一切方法使它無法做到。剽襲者使我想起猴子，因為猴子模倣人類。猴子模倣，但是不懂意思；牠是一個笨動物。

今天早上我向他們顯示我的神經過敏是什麼樣子，每個人都害怕。我突然開始像加利亞賓（Chalibin）那樣的低音歌唱。我愛加利亞賓——他是有感覺的，他感覺到他的歌和表演。人們妨礙他的進步，要他表演和唱他不喜歡的東西；他演得很好，即使在他不喜歡的戲劇裡。他是個偉大的藝術家，可以表演任何角色。

我的舉止要和其他人一樣，因為我要人家關心我。我不是個自我主義者，而是一個有愛的人，我願盡可能為別人做事。我要人家照顧我。我希望人們會愛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但是我要每個人都得到愛。我要表演大眾有興趣的戲劇，因為我知道人們喜歡娛樂，但是我將使人們在這興奮之中感覺到愛是什麼。我不要人們去愛精神的死亡而害怕來自神的死亡。我要他們進步，我不要精神的死亡。我是一隻鴿子。當人們看着影像和看見鴿子的時候，他們會想，但是他們不了解教堂，因習慣而上教堂，因為他們害怕神。神是沒有影像的，祂是在人的靈魂裡。許多人會說：「尼金斯基瘋了，他是個舞踏家，一個喜劇演員。」但是當人們看到我在這間房子裡的生活時，他們將會愛我。每個人都不敢打擾我，他們以為他們會麻煩我，但是我並不厭煩或擔憂。我是個有愛的人。我愛俄國的農夫，沙皇，我愛每一個人。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我不屬於政黨。我是神的所愛。我知道我妻子的過錯，所以我要幫助她去改進她自己。許多人會說：「尼金斯基虐待、欺侮他的妻子及其他每個人。」我為這些人的錯誤感到遺憾，我像基督那樣哭泣。我不是基督；我是尼金斯基，一個簡單的人。我有不好的習慣，但是我要棄除劣習。人們應該指出我的錯誤——我要他們關心我。我願關心別人。我要愛，不要惡意的關懷——我不要放縱。

神會幫助我，因為我了解祂。我是個有缺點的人——我知道每個人都有缺點。神要幫助每個人——我可以感覺到神。假如人們願意感覺我的思想，神就會幫助所有的人。我看穿人們。他們不必要告訴我有關他們自己——不必交談我就可以了解他們。他們會說：「你沒有看見過我，你怎麼能了解我？」但是我以，我可以感覺和思考。我的頭腦如此發達，不用和人們交談就可以了解他們。我看到他們的行為，就了解一切事情。我了解每件事情。我是一個俄國農夫，一個工人，一個工廠的工人，一個僕人，一個主人，一個貴族，我是沙皇。神，我是神。我是一切，是生命，是無限。我將永存，存在任何地方。我可以被殺死，但是我會活下去，因為我是一切。我要無限的生命，不要死亡。我也有缺點。我不是個喜劇演員，不是個演員。你們過來看看我，你們會看出我是一個有缺點的人，但是當人們開

始幫助我時，我將不再犯錯。我要跟人們會面，所以我的門總是開着，我的櫃子和箱子總是沒有上鎖。假如你發現我的門鎖着，你就按鈴，假如我在家我會開門的。我愛我的妻子，我要她快樂，但是她仍然不了解我或是我的需要，所以她叫僕人把我的門關上。假如人們開始擠進我的房間，我的妻子將會感到緊張，所以我要求每個人都留在家裡等我。我會去看那些叫喚我的人。不用到那裡我就在那裡了。我是在每個人內裡的精神。假如神命令我我就去，但是假如人們說：「到我這裡來。」我就不願去。我願聽人們的話，但是我不願去找他們，因為我不愿引起惡感。我不喜歡死亡。我要死亡。我要人們感覺到。我愛神。我愛生命，愛每一個人，我為別人做一切我能够做的事情。我不喜歡不斷的乞求恩惠或是賤賚窮人的機構。每個人都是窮人。我願意在精神上的助人。我要精神上的愛，不是物質上的。我只喜歡物質的身體因為精神必須要有肉體。

我不要人們被迫看我的書，但是我希望他們看這本書，並且到劇院看我跳舞，因為他們將會得到啓示。我要劇院都不收費。我知道在今天一個人沒有錢就毫無辦法，所以我要落力工作俾使人們可以免費來看我跳舞。我也要努力工作賺錢因為我必須向人們顯示我並不窮，而是富有的。今天的人以為一個沒有錢的人是愚笨和懶惰的，所以我不願我個人的感覺我要去賺錢，只有這樣我才可以向人們顯示真正的我是怎樣的。我要出版這兩本書這樣人們才可以了解我的行為和我一切的作為。我要獨自工作，因為我自己工作能够賺錢賺得更快；我也要賭股票。我要做一切事以致富，因為我知道錢的價值。我要和奧斯卡一同到蘇力澤去賭股票，去買我認為是好的股票。奧斯卡將會害怕，他認為我可能會輸錢。他會要求我別這樣做。洛克非勒（Rockefeller）是個好人——他給人們錢，但是他不了解錢的意義，因為他把錢交給科學。我要把我的錢交給愛，給這種在人類內心的神的神聖感覺。我要買劇院，我要不問酬勞地為人們跳舞。那些要付錢的人必須按秩序輪流上坐位，那些不能付錢的人將和平地決定誰先進場。我要人們用友善的方法安排一切。假如事情做得不公平，我會叫犯錯的人離開劇院，並且請那些被騙的人來找我。我在一個人的臉上立刻可以看出他是否有行騙，因為我是個觀相專家。我要向每個人顯示我知道並且了解他們。你到我這兒來你就會知道了！有些人的意願只在為富人謀利。我志在為各階層的人謀福利。我不是個自由主義的人——我不屬於政黨。我屬於神，我要做任何神命令我去做的事。許多人會問我：「是哪一個神命令你去做這些你正在做的事情？你在欺騙我們。你是個沒有文化的原始人。」我明白這些話。我是個有神的文明的人，而不是人類的文明。我不要死亡。我要人類活着。我不以為自我中



心主義和惡行是文明。我愛勞工階級，富人和窮人，以及每個人——愛一定要平等。我不要僕人只爲錢工作。我的僕人愛我。最初我和他們爭吵。許多人說僕人是愚笨的，假如你不向他們出示拳頭，他們就不懂你的意思。我也曾經用這種方法對待僕人，但是今天我已經明白我那樣待他們是不對的。僕人不應該受苦。僕人不是不知好歹的。他們和我們一樣是人類，只是智力較差。當他們不被愛的時候他們會感覺到的，所以他們會怨恨。有些人說僕人沒有權力氣惱因爲他們是有薪酬的。但是一個女僕所得到的屬於她的錢，因爲這是她工作所得。人們忘記了錢並不比工作更重要。今日每個人都發現到工作比錢更昂貴，因爲工作的人不夠。我是一個工作的人。每個人都應該工作，但是所有的工作不是相等的。好的工作是需要的。我寫這些書也是工作。我不是爲了自己的高興才寫這本書——當一個人把全部的餘暇用來寫作時是不會有快樂的。人一定要寫很多才能了解甚麼是寫作的意義。寫作是一種艱辛的事業——人會坐得生倦，腿痠攣，手麻痺。寫作損壞眼睛，也使人得不到足夠的空氣；房間裡不通風。因這樣的生活，一個人死得更快。在夜間寫作的人損壞他們的眼睛，他們必需戴眼鏡，僞君子戴單片眼鏡。我發現我寫了一段長時間眼睛就充血。那些勤於寫作的人是殉道者。我因爲上帝所以喜歡殉道者。很多人說我應該爲錢寫作，因爲沒有錢不能生存。我含着淚看見這些人好像基督那樣被釘死。當我聽到這些話，我哭泣，因爲我在別的方式下有過這種經驗，我爲錢跳舞。我累得幾乎死掉。我那時像一匹馬被人用一條鞭子強迫去拉一個很重的貨物。車夫把他們的馬鞭打至死，因爲他們不明白動物已經毫無力氣。馬車夫用鞭子驅馬下山。馬倒下——我看到，我的靈魂在哭。我要大聲哭，但是想到人們會當我是柔弱的，所以我在心裡哭泣。這匹馬正側身躺著，因痛苦而哀鳴。我感覺到牠。獸類外科醫生因可憐那匹馬而用一支手槍射死牠。

我遇到一個法國運動員R先生。我告訴他他的狗很美麗，但是他用帶着悲哀的聲音告訴我他要射死那隻狗，因爲他覺得與其讓牠挨餓不如讓牠死。我知道他沒有錢，想要幫助他。我知道他是個有大志的人，他想要在驚險滑翔比賽（Skateon Run）裡奪得銀杯。這比賽是一種伏在鋼製的雪橇上然後出盡力氣使雪橇快速滑行的運動。這種速度是非常危險的，許多運動員因此喪生。這些人經常是受煙酒的影響，所以他們的精神很容易昏亂。他們以最高的速度從小道滑下，神經緊張就跌死了。我把這點告訴R先生，他同意我，因爲有一次在比賽中他幾乎跌死。我告訴他我心想他今天很緊張，因爲他有一件悲傷的事。我看到他眼睛裡的淚水，但是我不讓他知道，因爲我怕他會哭起來。他告訴我他要鎗殺他的狗。他



好像很頹喪，我在心裡哭。他感覺到愛這隻狗，於是他走了，離開我的妻子和我。

我們和那位醫生一起吃午餐，是我妻子請他來的。他看着我，他想要知道我的精神是否不正常。他確信我「的確是有問題」。我知道他有些不對，他是個神經質的人。他抽很多煙；他是在學校時養成這個習慣。我相信許多人抽煙只是爲了使自己顯得重要。有些人在抽煙的時候顯得很莊嚴驕傲。我去拜訪聖·摩里茲的市長G先生，我想要使他們振作起來，所以來和他們談天。奧司卡開始和市長談話。市長裝起高貴的樣子，奧司卡也是，於是他們開始抽起煙。我用望遠鏡看那些山，因爲他們告訴我可以看到看見牡鹿。我望着，沒有看見任何東西，我告訴G先生說我不想再看，因爲我是來看這裡的主人而不是牡鹿。他們大笑，但是我覺得他們對我沒有興趣，他們對奧司卡有興趣；所以我離開他們，再開始找尋牡鹿。我把望遠鏡校好，望過去，我看見一隻牡鹿；牠並不怕我看牠——我很清楚的看見牠。那是一隻又老又肥的牡鹿。我告訴他們說那隻牡鹿轉過身了。我要使他們覺得我在那裡，但是他們沒有時間注意我。我告訴奧司卡說我們應該走了，因爲家裡煮好了湯在等我們。G先生和他的妻子笑起來，但是他們沒有時間注意我，他們在想，不是在感覺。我感到受傷害——他們以爲我是瘋的，但是當女主人問我的健康如何，我回答說我一直都很健康，她聽了微笑。我覺得被刺傷，我在內心裡哭泣。

我的岳母，我的妻子和奧司卡因爲沒有事做，到畫室裡來。我的妻子要我拿出我的畫來看，但是我假裝不願意。我給他們看已經看過的畫。我的妻子要我其他的畫也拿出來看。我拿出一包畫，那是我兩三個月以來一直在畫的，我把這些畫擲到地上。我的岳母，我的妻子和奧司卡明白我不喜歡我的畫。我告訴他們沒有人對那些畫有興趣，所以我把它把從牆上拿下來。他們說他們很難過，於是開始看那些畫。我跟他們解釋那些畫的意思。

巴黎的人也許會了解我，因爲他們很敏感。他們說他們也了解我的畫。我沒有回答。我給他們看我的一些畫，因爲我要他們感覺，但是我發現他們只會想，於是我離開他們，在我的內心裡哭。我有一個靈魂，所以當我知道人們不了解我時我就哭泣。我知道我是不會被了解的，就把全部的畫從牆上取下來，把它們放在鋼琴下面。我也知道沒有人會了解我的文稿，但是我想那個醫生會拿去一段時間，以便翻譯。我不願把我的手稿給人家看，因爲我相信醫生是不會了解我的，他會以爲我是瘋的。我爲我的妻子擔心所以我把我的書藏起來，也把我的佈景的畫藏起來，因爲我覺得他們不會了解。我不願我的岳母在這裡激起不好的感覺，因爲我不要她把我的妻子帶走。我沒有錢，我害怕會被送進療養院。不必告訴

我，我也看清人們是在搞甚麼。我覺得嫌惡，不是生氣而是嫌惡。我怕奧司卡和愛瑪。我覺得他們兩人都是死的。

我想要幫助奧司卡因為我發現他了解我。

我知道紙張將會更貴，所以我要在蘇力澤大量購買，因為我要努力工作；人們很刁惡，他們將不給我的所需，所以我一定要自給，自己照顧自己。神已經向我表示祂的關心。他要我解決他所給我的問題。祂時常告訴我我會失敗，但是我確信我會勝利，如此神給我們的難題才可能解決。

明天我要和奧司卡，我的妻子及我的岳母一同去蘇力澤。

我不喜歡刁邪的人。我已經把狄亞義烈夫等人的名字寫下來，因為這樣人們就比較容易注意這些名字。我剛才故意寫錯狄亞義烈夫的名字，因為我要他看到我已經忘掉怎樣拼寫他的名字。

我想要就前面那一行繼續寫下去，但是神不要我這樣做，因為那一行有狄亞義烈夫的名字。我注意到我的錯誤，我寫神的名字和狄亞義烈夫的名字都用大寫。我要用小寫寫神的名字，因為我不要相同。

我要離開，因為我坐得很累。但是如果沒有人發現我，我要獨自一人走。每個人都會以為我還在工作。我要從後門走到街上去，並且走到高處，然後向下望，因為我要感覺我所到達的高度……

我從後門走到街上了，我覺得冷。其他的人坐在餐廳裡，所以我無聲地走過。人們無事可做，所以他們干擾別人的生活。我不要干擾別人的生活。我走出這間屋子，因為我覺得在那裡沒有人愛我。我遇見醫生，他顯得煩悶。我和他握手，但是在握手之前我對他說：「每個人都生病了。」我的靈魂感到又冷又空虛，所以我走出來。奧司卡來找我，他要我回去喝茶。奧司卡覺得醫生被刺傷了，他想要給我們調解。我不要和解，我阻止他。

我告訴奧司卡我偉大的工作的主旨，對他說明我不會厭倦工作。我似乎覺得他了解我，他贊成我的話。奧司卡很快就贊同我的話。我要向他證明因神的啓示而寫作是不會厭倦的……

我和醫生，奧司卡，我的岳母及我的妻子一起用茶。我靜靜地喝茶，但是過了不久我開始對談話發生興趣並且叫他們快樂。我故意這樣做，並且說些每個人都了解的東西。我開玩笑。每個人都覺得快樂，但是我發現醫生以為我是耍嘲笑他。所以我改變談話的內容。我談俄國的共產黨。我想要說些話，但是神要我的妻子說話。她不能說，因為她沒有感覺到祂。我幫助她記憶。我不想說很多話，但是神要我使每個人發生興趣。我說了話之後就離開了，因為我心想我並不受歡迎。醫生正要離開，我就留下來。

我不要送他走，因為我要他感覺到這裡沒有人要他的醫藥幫助……

他來向我道別，我和他握手。他叫我不要寫得太多。我告訴他別為我操心。他問我是否願意看一位在蘇力澤的專家。我回答說我不知道，但是假如我的妻子意願的話，我就去看他。他向我保證若我去看這位教授，那將是一件很好的事，因為這位教授非常偉大。我告訴他假如這能使我的妻子平靜下來，我願意去看那位教授。醫生了解我。我握他的手。

我的頭開始痛了，因為我吃得很多。我吃很久是因為我不要我妻子的母親以為我很卑下。她覺得我不卑下。奧司卡愛我，他為我的健康擔心。人家告訴他，工作很多對我不好。我知道人為甚麼會疲倦。我覺得生病，我頭痛。今晚我要少吃，我知道這樣明早我會感到好些……

早晨七點時我就要到蘇力澤去，我要早睡，這樣那位專家就會看到我的情況良好。我要和他談關於精神緊張，因為我對這個問題有興趣。我將不在蘇力澤寫作，因為我對這個城非常有興趣。我要去一間妓院，因為我要了解妓女。我要了解妓女的心理。假如神命令我去找，我就去找幾個妓女。我知道神不喜歡這些，但是我知道他要試驗我。我感到有極大的精神力量，所以我不會搞出錯誤。我要給妓女錢，但是不要跟他們做甚麼事。我感覺到性的亢奮，同時也感到懼怕。血液衝進我的頭腦，同時我感覺如果我繼續想下去我將會癡癡。我知道關於中風的癱瘓。我在巴黎初次登台那年，我的朋友瑟·波金（Celle Botkin）治愈了我的傷寒熱病。那是因為我從一個壺倒水來喝，因為我窮，不能夠買礦泉水，我喝得很快沒有疑慮到它的危險。我去跳舞，晚上回家（註7），覺得身體非常虛弱。狄亞義烈夫請波金醫生來——狄亞義烈夫跟他很熟。瑟·波金是沙皇的御醫之一。我覺得發熱但是我不害怕，我並不知道我是怎麼搞的。瑟·波金看我，並且檢視我，他知道是什麼毛病。我發現醫生和狄亞義烈夫面面相覷，我害怕起來。他們不用說話就彼此明瞭了，我也明白。波金檢視我的胸部，他看到一顆紅疹。我害怕起來，因為他變得很緊張，叫狄亞義烈夫到另一個房間去。這間旅館現在已被拆除了。那是一間簡陋的旅館，但是我只有那麼一點錢我不能住得更好了。在這間旅館裏當我病得發高燒時，狄亞義烈夫要我和他一起住。我答應。狄亞義烈夫知道我的好處，所以他害怕我會離開他；在那個時候我想要逃走。那時我二十歲。我恐懼生活。那時候我不知道我是神的一部份。我不停地哭，不知要怎麼辦。我害怕生活，我的母親也害怕生活，我從她那兒承繼了這種恐懼。我不願答應狄亞義烈夫。狄亞義烈夫坐在我的床邊，他催促我答應。我怕他，我害怕，於是我答應。我不停地哭泣；我已經了解死亡。我不能逃走，因為我發燒。

我孤獨。我吃着一個橘子；我口渴，我要狄亞義烈夫給我一個橘子，他就買了一些給我。我手上拿着橘子睡着了；當我醒來時，橘子被壓爛，掉在地上。我睡了很久，不知道我自己怎麼樣。我失去知覺。我怕狄亞義烈夫，不是怕死。我發現我是患了傷寒熱病。

我在孩提時就已經生過這種病——人們是由身上的疹子看出這種病症。

剛才我的妻子進來並且吻我。我覺得快樂，但是神不要我對我妻子表示我的快樂，因為她要她改變

……

波金死了。我遠遠地看見他的身體；他躺在一個棺材台上。我了解死亡——神叫我害怕——我沒有吻他的身體就離開了。每個人都吻他的身體，但是我不能看着整個葬禮的進行。親戚們哭，朋友們假裝悲哀。他們環視這所屋子，並且看着那些畫，試着估計它們的價值。因波金死後他的一切東西都被賣掉，因為波金的妻子不喜歡她的丈夫的高尚的嗜好。瑟·波金買畫是因為人們告訴他應該買古典大家的作品。他的屋子裏面充滿了這些畫。人們對現代畫不感興趣，人們以為這些畫沒有真正的藝術性。他們買古畫以示他們對藝術的喜愛。我了解人們喜愛藝術，但是不敢對他們自己說：「我不懂得藝術。」人們都是懦弱的，因為批評家嚇到他們。批評家們嚇壞他們，教人們徵求他們的意見。批評家們相信大眾是愚笨的。他們以為他們必須向大眾解釋畫，而且認為沒有他們就不會有藝術。那些未經批評家過目的藝術作品大眾是不會懂的。我知道批評是什麼東西——它是死亡。

有一次我從紐約到波士頓去，在汽船上我與一個人談話。那是一個激烈的談話；他激發了我。他是個俄國的政治開謬，而他以為我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我不知道他因何這樣想。他有一張不潔的面孔，他不喜歡我。我覺到這點，我決定要小心對他。他開始和我交談，以便引我說出對國內政治的意見。我明瞭這些，我決定要解釋他所問的問題，以使他困惱。我大聲說話，要加深他的印象。他以為我快惱怒了，他假裝自己就是那樣的；當他對我說話時，他的臉是沒有生氣的，他假裝得很緊張。我了解到我是個比他更好的演員，並且開始和他談批評家和評論。由於被我反駁得厭煩了，他只聽我說話；然後他打斷我的話，想要掉轉話題，但是我不要。他不高興而且變得煩躁。因為我發現他不喜歡我的談話，我沒有說完我要說的有關批評家的話就離開他。後來我知道他有問我的妻子我是否是一個虛無主義者。我不知道甚麼是虛無主義者或是虛無主義論。我是在帝國舞蹈學院受教育，在那裡他們不教這種名詞的意思。我是帝國學院的學生，我從沒有聽過政治，直到我結婚那時。那時我必須學習政治，因為我怕生活而又



必須要生活。評論是不需要的。有些人覺得評論是必須的，因為沒有評論他們就不能評斷甚麼是好甚麼是壞。批評家寫評論因為他們需要錢；現在人沒有錢就不能活。批評家努力工作，但他們並不真正為藝術而工作。他們只是寫有關藝術的文章。一個藝術家把他的全部生命獻給藝術。批評家會把一個藝術家撕得粉碎，假如他們不喜歡這個藝術家的作品。人們說批評家並不是有偏見的人，但是他們是個人主義者。他們寫他們自己的意見，並不是大眾所感覺的。讚美不是評論——它是大眾對藝術家的愛的表現。我愛讚美並且知道它的價值。批評家不了解讚美。他們喜歡評論是因為他們要表示他們比大眾聰明。在巴黎大眾並不聽批評者的言論。所以他們被困惱，因為他們不能影響大眾。卡味 (Calmette) 是一個著名的批評家——他也寫有關政治的評論。他給「牧神」(Faun) 一劇寫一篇很差的評論，他說「牧神」是淫蕩的。當我在編這個芭蕾舞時，我並沒有想到那惡。我喜愛創造。我獨自創作這整個芭蕾舞劇。我也提出對佈景的意見，但是里昂·巴克斯特不懂得我要的是甚麼。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創作這個芭蕾舞劇，但是我作得很好，我感覺到神的存在。我愛這個芭蕾舞所以我使觀眾也喜愛它。羅丹就「牧神」寫了一篇好的評論，但是他受人影響的；他寫這篇評論是由於狄亞義烈夫的要求。羅丹是個富有的人；他不需要錢。他是受人影響並且是受人要求才執筆的——以前他從未寫過評論。他慌亂而且緊張因為他不喜歡寫作。

他要給我畫像，想要為我做一個大理石雕像。他看着我的裸體，他覺得很完美，所以他撕掉了他的素描。我感覺他喜歡我，我就離開了。卡味在同一天寫他的評論。我聽到狄亞義烈夫和巴克斯特的談話，我知道卡味被大眾嘲笑。卡味做為一個劇院評論者已失去了大眾對他的信心……。

斯維洛夫是聖·彼得堡一家報紙的評論者，他是受卡味的影響寫評論。狄亞義烈夫這經要斯維洛夫來幫助他經理俄國芭蕾舞團，但是斯維洛夫認為俄國芭蕾舞團是失敗的，所以他急急把會個消息傳達給俄國的觀眾，他怕別的報紙會比他更先得這個消息。斯維洛夫時常看 *Figaro* (註 8) 這份報紙，他一定是在離開聖·彼得堡之前收到這份報紙。他沒有習慣看法國報紙 *Le Matin*，所以他不知道羅丹的評論。假如他知道關於羅丹的評論，我確信他一定不會寫得像卡味那樣，他會服膺羅丹的話。我發現斯維洛夫到達巴黎時是多麼的緊張。他知道他犯了錯誤，他躲避我。我不怕他，因為我覺得他是卑鄙的。我不怕這種人，我跟他們對抗。當然我是反對他的，不向他低頭。他假裝不喜歡我的芭蕾舞，但是他不再寫有關我的芭蕾舞的評論。他對芭蕾舞的歷史一無所知卻寫「芭蕾舞史」(*History of the Ballet*)。他



在這本書裏甚至沒有提到我的存在。他對我的置之不理。我很悲傷，因為我為俄國的芭蕾舞做了許多工作。狄亞義烈夫非常憤怒，但是他沒有表示出來。斯維洛夫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向狄亞義烈夫表示他不是跟隨卡味的評論。斯維托夫知道每個人都嘲笑他，他就寫這本書來為自己辯護。

我愛卡沙維娜（Karsvina）。她有點使我興奮，因為她生來美麗，但是人們不能和她調情，所以我覺得憤怒。我在巴黎向她求婚。我這樣的求婚使她感到她吸引了我。她覺察到這點，但是對我沒有反應，因為她已經結婚。我感覺我犯了錯誤，於是我吻她的手。她了解我對她沒有任何要求，她感到快樂。我很了解卡沙維娜，因為我和她一同工作了五年。我那時年青，做了許多傻事。我那時常常和卡沙維娜爭吵而且不要求她原諒，因為我感到受傷害。我明白狄亞義烈夫利用她來跟我對抗，因為他發現我被卡沙維娜吸引住了。卡沙維娜時常為了一點小事吵鬧，我非常憤怒，痛苦的哭泣，因為我也因為卡沙維娜是個女人而愛她。她覺得我觸怒了她也哭了起來。

我覺得虛弱，不能繼續編芭蕾舞劇Joux（註9）。那是一個有關調情的芭蕾舞，它沒有製作成功，因為我對它沒有感覺。開始時我做得很好，但是後來人們催促我，我就不能好好地完成了。這個故事是關於三個男子的互相做愛。當我二十二歲時我開始了解生命。我也是獨自編這個芭蕾舞劇。著名的作曲家杜布西（Debussy）要把這個舞的故事主題寫下來。我要求狄亞義烈夫幫助我做這個工作，他和巴克斯特合力把這個舞的主題寫出來。我將我的想法告訴狄亞義烈夫。

狄亞義烈夫喜歡說他創作了這個芭蕾舞，因為他喜歡人家讚美他。我不在乎假如狄亞義烈夫說Faun和Joux舞劇的故事是他編的，因為我是在「與狄亞義烈夫在一起生活」的影響之下創作這兩個舞的。Faun是我，而Joux是狄亞義烈夫所夢想的生活。他想要有兩個男孩做他的愛人。他時常這樣告訴我，但是我拒絕他。狄亞義烈夫想要同時與兩個男孩做愛，並且要這兩男孩對他做愛。在這個芭蕾舞裡，兩個女孩代表這兩個男孩，一個年青人就是狄亞義烈夫。我改變了角色是因為三個男人的愛不能在舞台上表演。我要人們像我一樣對邪惡的愛感到厭惡，但是我不能完成這個芭蕾舞。杜布西也不喜歡這個題材，但是他接受一萬法郎為這個舞作曲，所以他一定要完成……。

我知道明天我一定要去蘇力澤，所以我要上床了……。

我並沒有上床；我頭痛而且消化不良。我不要再有這樣的苦痛，我要制止它。我要求神幫助我，祂告訴我別上床。我要在火車裡睡覺，因為我對奧司司卡和我的岳母已經生厭，雖然他們到這裡只有一天。我

不要跟他們說話。我這樣跟我的妻子說，這樣她的母親就應該聽到了；我一定要做完我的工作，因為在蘇力澤我不能繼續我的寫作。我妻子了解我，沒有回答我，但是我不知道她的母親想甚麼——我沒有看到她的臉。今天在午餐時我注意看。我給她一個她留給我的坦支爾橘子。她要兩個，所以我把我的給她，並且說我只要有一個橘子就行了。她拿去，沒有說甚麼話。我向她表示我不滿意。奧司卡開始維護她；我就把那個坦支爾橘子拿回來，給一半給奧司卡一半給我的妻子。我的妻子以為我想要吃所以她不要。後來我又把它放回我岳母的盤裡去，但是她沒有吃，也沒有說任何話。她感覺到我的譴責，但是她不表示出來。她向我提起狄亞義烈夫。她是個非常好的女演員，所以她知道如何假裝。我了解表演藝術。

我的岳母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我知道這個，因為我自己是個演員，但是我也了解作為女人的她。我被拘留在布達佩斯時我已經看清楚她懂得如何在生活中表演。

我不要人家叫我去睡覺（註10），只有神命令我睡覺我才去睡覺。我告訴我妻子我很快就去睡了，但是我要繼續寫很久。我在工作時不喜歡被打擾。我知道甚麼對我有益，所以請求別人幫助我，不要打擾我……

我不喜歡和僕人爭吵。我喜歡共享。我妻子的母親不喜歡僕人，因為他們向她表示他們的意願，而她不了解他們。我愛僕人，我照他們的喜好去做，但是我不會寵壞他們。我不是那種縱容別人的人。

我要寫有關我妻子的母親的生活。人們會說我就是一個像她那樣的滑稽演員，唯一的不同是她是個女人，一個戲劇女演員，而我是個男人，一個舞蹈者。人們不信任舞蹈者，所以我要說明一個舞蹈者是怎樣的……我的岳母是人類故我愛她，但是我不喜歡她在生活中的舉止行為。她並不很敏感。

我頭中的神經過敏症刺傷我。我感覺我的血液從我的頭腦裡衝出。我覺得死亡接近我。我不要死亡，我要求神救我……我應該寫得很美，因為我能感覺到美。我的岳母以前是個美麗的女人，但是她破壞了她的可愛，因為她時常生氣；她時常臆病發作。當我在布達佩斯時我告訴過她，她就是因為總是跟別人爭吵喊叫所以才有這種病。她不相信我——她不相信任何人。她似乎喜歡窮困，簡單的人，並且和售票人握手。她做得很不自然弄得售票人臉紅而且感到難堪，因為他們以為她是在譏笑他們。她是個好女人，因為當她看到別人受傷她會哭。當她給一個失業的人找到一份工作時，人們說她是仁慈的。

有一天我的妻子因為我岳母做了些甚麼而哭了起來，因為她覺得非常傷痛。我也感到憤怒，於是走開了。從那天起，我不再信任我的岳母。她覺得我是強硬的因為我不理睬她。我和她爭吵因為她激怒我

。我每一天都向她顯示我的意志。她加倍憤怒——我也就愈加憤怒起來，——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爭吵了十八個月——那些恐怖的月份，正是我被拘留的時候。我不喜歡與人爭吵，所以我要寫出他們的生活情形來鎮服他們。我知道許多人會因為我寫了這些東西而激憤起來，我也知道我會被人撕碎，但是我將要求神來鎮服那些批評者。假如神命令我回答，我就回答他們。我知道人們會了解我，我要感謝神的愛。

我知道神愛我，祂會幫助我做任何事務。我窮困——我是個貧民。我沒有一個棲身的地方，我沒有食物——我一無所有。我的岳母有一幢三層樓的有大理石廊柱的房子。她喜歡這幢房子，但是我不喜歡，因為它的建築很是古怪，雖然房子裡有許多古畫和掛氈。我不喜歡任何古舊的東西，因為舊東西有死亡的氣味。我喜歡老人，但是我不喜歡精神老去。我的精神年青。托爾斯泰有年青的精神，貝多芬（Beethoven）和華格納（Wagner）也有。我愛每個人。我寫托爾斯泰是因為他是神的一部份。華格納和貝多芬也同樣是神的一部份。

我將要去蘇力澤。在我啓程之前我不要再做任何事。每一個人都是神經緊張的。這些女僕都變得笨了，因為她們沒有感覺到神。我感覺到祂，但是我沒有變成愚笨。我不要再自誇，而是說真話。奧司卡正在打電話到蘇力澤去。他害怕別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覺得那裡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所以他要讓他們知道。他的名字是帕丹尼（Pardany），他說他的名字時，就在每個音節上加重音。我不在乎別人是否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怕假如人們發現我窮困就不愛我。

當我在唸書的時候，我慣於把自己關在家裡，假裝生病，這樣我才可以讀書，我時常靜靜地躺着看書，我要寫關於啓程到蘇力澤的情形，每個人都緊張，因為我不在乎。我認為這個旅程是荒誕的，但是我要去，因為神要我去。但是假如他不願意我去我就要留下來。我開始了解神。我知道他創造行動，所以我要求祂幫助我。



我要寫這個旅程的情形。整個事情都告吹了，因為每個人都忘了火車開行的時間。奧司卡，我的岳母和我的妻子依靠露伊絲，而露伊絲忘掉了車站的人告訴的火車出發的時間。她忘記是因為她精神緊張。我的妻子和我的岳母對她大發脾氣。我笑着跟他們解說這不是她的錯，但是我看見我的岳母盯着我。我說因為戰爭的關係火車時間表常常改動。我的岳母認為我要替露伊絲辯護，於是更改變話題因為我不要發生爭吵。我的岳母和我的妻子正在生氣。奧司卡神經緊張。我安靜坐着，觀看我的周圍。神要我平

靜。我看清一切錯誤的事情。我發現到富人想要隱藏他們的情感時會臉色發白。我的岳母和我的妻子的臉色發白而且有點發抖。我沒有。要隱藏感情一定是非常困難的。

我的妻子來告訴我；叫我去跟凱拉說我不再回來了。我的妻子眼睛充滿淚水，她顫抖地說她不要離開我。我哭了，神不要我們分離。我告訴她神不要我們分離。

我不要在蘇力澤，假如我的妻子不怕我；如果她害怕，我最好還是住在療養院裡，因為我甚麼都不怕。她的靈魂在哭泣。我覺得我的心痛，我又對她說假如她不怕我，我會再回家的。她開始哭，她吻我，她說她和凱拉永遠不會離開我，不論我發生了甚麼事。我說：「好極了。」她聽懂了，於是走開。

我要我的原稿被影印出來，因為我覺得這樣是活的。假如我的手稿被影印出來，我會給人們帶來生氣。我可以從一個人的臉孔看出他到底是怎樣的，我也知道假如一個人是問心無愧的，他就不會感覺憂慮。我要住大旅館，因為我要讓所有的人看我。假如我妻子的話，我要住一間簡單的旅館。我的妻子說她不能住髒旅館，因此我只得狡滑才不必跑去住大旅館。我比較喜歡住層樓。我要征服每個人。我除了精神的死亡以外甚麼都不怕。我不會失去我的理性，但是我將不停地哭泣。我要表現出我的錯誤和我的完美，因為我不要人家怕我。我是個有愛的人，有愛的人是單純的人。

沒有藝術家可以欺騙神。我知道神是甚麼，我也知道藝術家是甚麼，所以我不為我自己擔心。克里門索將會受苦，但是我希望他會看穿整個外交集團，而能够保護法國。我愛法國並且希望她好。我可以看穿所有被動戰爭的黨徒們。克里門索是個富有的人，他不需要任何東西，所以我覺得他還未被「收買」。有些政客收買人，不但用錢收買而且用許諾收買人。克里門索認為得到阿薩洛蘭(Alsace-Lorraine)這個地方將對法國有利；這個問題只能和平解決。克里門索了解威爾遜並且同意他的計劃。法國人喜歡阿薩人民而許多人都在哭泣；他們覺得他們不屬於法國的領土是不公平的。法國人不喜歡德國人！我知道一個人如何能變得不喜歡德國人，而且我知道誰教法國人說「德國佬」(Coché)。我不要戰爭，我喜歡每個人生活在和平中。人不可以鬥爭！人不可以鬥爭！德國的孩子們也哭着要他們的父親。我愛德國人，雖然我不是德國人。我是一個人。我不屬於任何黨派。我了解人類的愛。我要人們互相友愛。我不要恐怖。我要人間的天堂。我是人中的神。每個人都會像神，假如他們照我說的去。我是個有錯誤的人，我要人們改正他們的錯誤。我不喜歡不改正錯誤的人。我是一個在盡力改進自己的人。我



不想過去的錯誤。我愛動物，但是不喜歡兇猛的動物！人不可以殺野獸因為神給他們生命。許多人說人是從父親的種子和母親的子宮裡生出來的——但是我說種子並不是從最初的人類來的，而是來自神。有些人斷言人是由猿猴演變而來的，但是猿也是由神的種子創造出來的。許多人會說猿猴的種類是由其他別的東西進化而成的。——我給他們的回答是這個「其他別的東西」就是神。我是無限。我是心靈，而心靈是無限的。我永遠不會死去，但是人的智慧和他的身體一起死去，因為那是有限的。人們說智慧創造了一切東西；飛機，徐柏林飛機。飛機和徐柏林飛機是由智慧創造出來的，因為它們裡面有生命。在一架飛機之中有動作，在一架徐柏林飛機之中也有動作。飛機是一個法國人發明的。法國人感覺到神，但是他們還不了解神，所以他們做錯事。徐柏林飛機也是智慧創造出來的，因為它應用和飛機同樣的原理發明的；飛機的概念是模倣一隻鳥而來的，但是鳥是生物，而飛機是鉛造的。科學家讚美徐柏林飛機，因為他們知道它的價值。一架飛機可以載許多的人，而這在戰時會有很大的價值。德國人有許多徐柏林飛機。他們認為他們可以用這些飛機達到很多的目的，但是它造成一大堆人的死亡。

我妻子的母親到我房裡來，她說聲對不起。我要她明白她並不需要要求原諒，因為人們不必要求我就可以來看我。我不會板聲音和喊叫打擾，我可以不理這些吵鬧而工作。她想了一會兒，她說她明白我是習慣於這樣的，而且這是件好事情。但是當她說：「那是好極了！」的時候，她在想其他的東西——她一定誤解了我。

我妻子進來吻我——我想那是神，我知道在愛中有神。我聽到我的凱拉的聲音。她愛我；當我告訴她我將離開永不回來，她哭了。她了解我，她潸泣起來。

我要給露伊絲看這本用德文寫的書，這樣她才可以讀到我寫的關於她的事。她來自蘇力澤，她的名字是露伊絲·漢堡（Louise Hamberg）。有一天有人會給她看我在這本書裡寫的關於她的部份。我愛露伊絲，她也愛我；我從沒有和她調情，所以她更喜歡我。她從沒有跟我提到這些，但是我了解她。我覺得她愛我……

我用很小的字體寫作，因為紙很貴——這是商家的計謀。他們乘戰爭之利。他們害怕戰爭不久就要結束了。商家說戰爭迫使他們加價。我會經到一家商店去。我走進去因為神命令我這樣做。我沒有錢。我



要一些學校練習部。那裡有一個女人，我發覺她一定是個在生意上有營利的女人，因為她告訴我的價錢和剛才另一個賣東西的女人所告訴我的價錢大不相同。那個女人給我開出很高的價格，另一個女人少得多了。我接受這個女人的價錢，那個女人便緊張起來。

我知道這一類的商店——我時常向他們買顏料和紙張，用來畫我的佈景。我不在乎花錢。顏料和紙張都非常貴。這些東西這麼貴，我幾乎放棄我的工作，但是神說祂會幫助我。我相信祂，於是繼續買許多紙和顏料。顏料會乾掉，但是我知道怎樣沖淡它們。商店所賣的一切東西都很貴，他們說價錢高應該歸咎於戰爭。我知道這些商店的一切計謀，因為我在安格丁（Engdine）住了很久，有一年多。神和我在一起——我每天工作。我睡覺，我想到神。人說一個人不能一面睡覺一面想。他們是對的：我在睡的時候沒有想——我感覺。我知道我寫作時不想——我感覺。

許多店員欺騙人。我不再寫大的字體——我要寫小體字以節省紙張。店員以為有錢的人是笨的。其實笨的不是別人，而是商家，因為他們賣東西是為賺錢而不是為人們服務。我愛人類，我不欺騙人。

我知道戰爭為何發生——戰爭是因商業而起：這是件可怕的事情。這是人類的死亡。假如人類不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商業將毀滅每一個人。商業是一件空洞的東西。從商的人很少感覺到神——而神不愛他們。神愛工作的人。我要每個人愛別人而且生存。我喜歡我需要的東西，但是不要我不需要的東西。當我喜歡一樣東西，我就照顧它。我付很高的價錢買了三本練習部；其中一個女人欺騙我。我不喜歡商店。我希望所有的工廠都被毀掉，因為工廠破壞土地。我愛土地，我要保護它。

我反對俄國對猶太人的殺戮團。我要人類了解人必須放棄一切惡劣的東西，因為我們的生命並不長久。地球快窒息了。每個人都討厭地震，並且要求神把他們從災難中救出。我要地震，因為我知道那樣地球才能呼吸。人們不知道地震是甚麼，而責怪神。人們會告訴我我是錯的，因為我沒有研究，對地球一無所知，但是我知道我感覺到地球。我不思考有關地球。地球是活的。它曾經是個太陽。那些閃爍的星星是小太陽，但是月亮及其他星球如火星不是太陽。在火星上沒有人。人們會怕我，因為我說的是我從未看見過的東西，但是我可以用不用眼睛就看到。我是在感覺，如果我告訴瞎眼的人說不再需要眼睛，他們是會了解我的。在某些星球上面的人生和在和平和愛裡。所有的天文學家都會對我大叫，並且說尼金斯基是個無知的呆子，他對天文一無所知。天文學家發明了望遠鏡來研究大氣。人們會說我發瘋，因為我盡說一些我不懂的東西。我的確了解。我是在一個人內裡的靈魂，這個人的肉身就是尼金斯基。

我有眼睛，但是我知道假如我的眼睛被挖出來，沒有眼睛，我還是能够生活。



我認識一個瞎眼的法國將軍，他每天和他的妻子一起去散步。他感覺生活。他認為他是不快樂的，爲了掩飾這點，他對每個人微笑。我注意他，是因爲他走路很古怪，他把頭抬高。我知道他不快樂，我同情他。我喜歡他，我想要告訴他我不害怕瞎眼，但是我知道他是不會了解我的，所以我決定以後才告訴他。

我知道火星上是沒有動物生存的，因爲火星是一個冷凍的星體。火星以前和地球相像，但那是在幾百萬年以前的事了。地球也將會像火星那樣，但是要在幾百萬年之後。地球要窒息住了，所以我要求每個人放棄工廠，聽從我的話，我知道爲了救地球這是必須的。

我的管家很笨——他喝酒，幻想他很好，其實他是在殺害自己。我是救世主。我是尼金斯基，不是基督。我愛基督，因爲祂像我。我愛托爾斯泰，因爲他像我。我要把整個地球從窒息之中救活過來。所有的科學家一定要放下他們的書本來找我，我要幫助每個人，因爲我懂得這麼多。我是神裡面的人。我不怕死亡。我求人們不要怕我。我是個有過錯的人，像別的人一樣。我要改進我自己。我不可以被殺害，因爲我平等地愛每一個人。

我要到蘇力澤去看那個城市，那是個商業城，神將與我在一起。

我不是理知，但是我是心智。托爾斯泰談過心智。叔本華也談過。我也寫關於心智。我的哲學是真實而不是發明。尼采發狂，因爲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覺悟他所寫的一切都是荒謬的。他變得害怕別人，並且發瘋了。如果人們都要依賴我，我是不會害怕的。我了解羣衆。我能够應付他們，雖然我不是個指揮者。我喜歡家庭生活；我喜歡所有的小孩子，而且我喜歡和他們玩。我了解他們。我是個小孩，也是個父親。我是個結了婚的人。我愛我的妻子，我要在生活中幫助她。我知道爲甚麼男人追女孩子。我知道一個女孩是怎樣的。男人和女人是一體的；我比較喜歡結婚的人，因爲他們懂得生活。結婚的人犯錯，但是他們生活下去。我是丈夫和妻子的合體。我愛我的妻子，我愛我的丈夫。我不喜歡丈夫和妻子行爲放蕩。我是個肉身，但是不是肉體的愛。我是給人類的愛。我要政府准許我住在我喜歡住的地方。我的妻子是個好女人，我的孩子也是好孩子，她們不能被傷害。

我要寫很多，因爲我要向人們解說生命和死亡的意義。我不能寫得很快，因爲我的肌肉漸漸累了。

我不能再寫了。我是個殉道者——我感覺痛苦。我喜愛寫作；我要幫助別人，但是我不能寫作，因為我很疲倦。我要結束它，但是神不讓我結束。我一直寫到神令我停止。

### 注解

- (註1)：這是尼金斯基在日記中所記下的唯一日期，它是最後才記上，以誌日記的結束。
- (註2)：此處尼金斯基指芭蕾舞劇 *Till Eulenspiegel*。此劇於一九一六年首次在美國上演。
- (註3)：俄文 *Retch* 是「言論」之意。
- (註4)：尼古來·李格 (*Nikolai Legat*) 是尼金斯基在「帝國學校」時的一位舞蹈教師。
- (註5)：由於尼金斯基的精神病，他和妻子有時是分房睡的。
- (註6)：指「牧神的午後」。
- (註7)：指「荷蘭旅店」(*Hôtel de Hollande*)，在 *Avenue de L'Opera*，現已拆除。
- (註8)：卡味 (*Calmette*) 撰稿的報紙。
- (註9)：JeuX 一舞劇，由尼金斯基編舞，杜布西作曲，於一九一三年在巴黎上演。
- (註10)：尼金斯基的妻子催他上牀。

# 風訊

■尼金斯日記「因爲小說專號的出版，停了兩次，這一期繼續刊出第二部份「死亡」。下期將刊完第三部份「感覺」，「尼金斯日記」究竟是怎樣的一篇文章，兩位翻譯人將在下期撰寫一篇「關於尼金斯」作爲說明。

■完顏藉已由歐洲回抵新加坡，「尤里西斯」的譯文在下期將可接上。這期先刊出他的一篇「聲明」。

■編輯室謹爲上述兩篇連載文字的中斷向讀者致深深歉意。

■秋紅是砂勝越的作者，春桂第一次爲蕉風寫稿。從他們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潛力，只要他們不斷寫下去，他將會是我們文壇裡兩位出色的作者。

■我們不必在風訊中提出每一篇作者的名字，讀者們在蕉風的文章內，可以發現一個事實，星馬新一代的寫作人，已用他們的作品證明自己的存在，包括翻譯和創作，他們的作品是可以拿得出來的。

■我們早已表示出一份有生命刊物應有的特徵，不靠剪稿和轉載來補足篇幅，我們希望讀者們在閱讀港台華文作者的作品慣性中，用一份新的心情對自已作者的作品。

■蕉風和學生周報在八月初旬聯合在板城舉辦的作者研討會的有關文字，這期因爲篇幅關係，延至下期刊出。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二元八角，全年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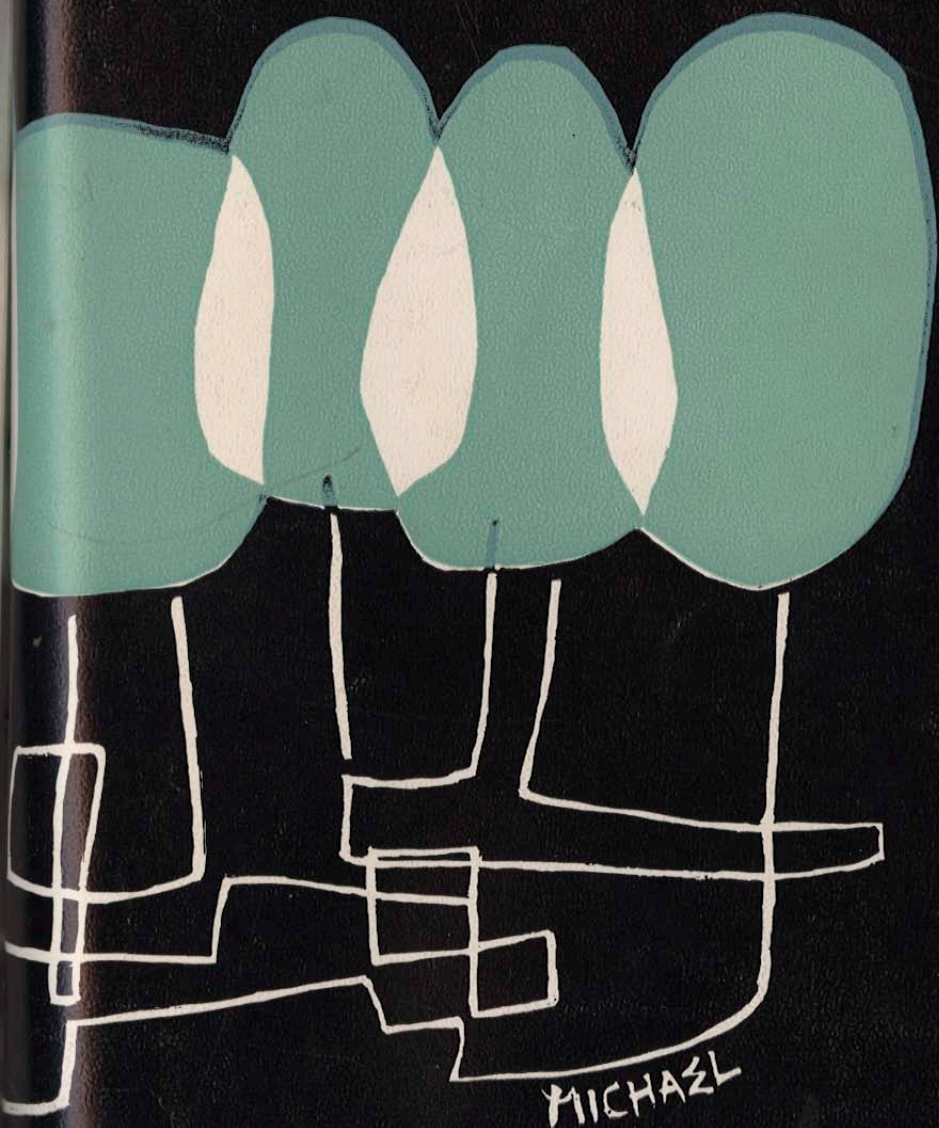
美林報業公司： Million Press Co.,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註 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MICHAEL